



臨川文選

天備子集目錄

卷之二

雜序

寶繪樓集序

韓州水先生詩文集序

代

青來閣二集序

祝陳大夫壽詩序

野園詩稿序

曾太雲先生尺牘序

存論序

武試論策文筭序

郭蝶公五詩序

踏花篇序

賀吳縣丞陞寧波定海衛經歷序

賀東鄉孫侯考滿序

賀潘昭度公祖榮晉左轄序

賀徐如山年伯七十壽序

傳

丁吏部傳

謝孝子傳

行狀

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諡清襄袁源陳公行狀

墓誌

南京工部右侍郎贈南京戶部尚書景渠李公誌銘

行人司行人陳公方城先生墓誌銘

論

宋史三論

書牘

寄李孟白老師書

與陳雲怡先生書

三答楊惟節書

初答臨川張侯書

答陳人申論文書

答夏彞仲論文書

寄陳大士書

與年侄溫伯芳論大家書

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題跋

題劉士雲近稿

跋余孝子表揚錄後

贊

家藏孔夫子像贊

疏

為僧募白衣大士像

募建延壽寺疏

為僧募鑄銅佛疏

募修文昌帝君閣疏

白城寺募建文昌帝君像疏

為僧募米之匡廬疏

臨川文選

天備子集卷之二

東鄉艾南英千子著

燕山劉玉璣黃中選

男

允元居一

允升樹駿

叅較

雜序

寶綸樓集序

寶綸樓集者鍾陵寄庵傅公哀其先後經筵義疏代言敷奏
之文而附以生平所著詩文之什一也刻成之歲為崇禎甲
申而南英以是歲之夏從其冢子伯治得受而竟業竊嘆以
為論當代之治宜考其歲月因其人材進退以觀君臣相與
之際竊見先帝自崇禎改元十有七年雖仁孝聰明溫文恭

儉同符列祖而紹聞衣德。自肅皇爲多。至於鑒觀損益。操縱寬猛。又若儀神祖而更化。蓋肅皇帝藻別賢奸。方其初政。永嘉一言遇合。息同魚水。然而以不愛惜人材爲疵。終如帝旨。嗣後輔臣材智足。任用之不疑。及其竊弄樞衡。誅竄削逐。赫然雷霆。當是時。市息易。市怨亦易。而威柄所報。亦如其人。神祖冲齡懲秉軸者之操切劑。以寬大言官奏牘槩置不省。卽閣臣密疏部堂公覆。亦胥中不報。而予奪進退。獨運聖裁。雖譽人如孔孟。詆人如盜跖。無所用之。當是時。無可市息。亦無可市怨。而輔臣亦始終保全。先帝操縱閣部。旅進旅退。殆甚。肅皇帝時。上意本在求民隱。察貪競。稍懲萬曆優游之政。而逢迎過甚。如琴瑟之專一者。徃徃見告上方。勵精求治。無論

諸司建白。卽布衣草澤。毛細條舉。皆得施行。因而私門報復。乘瑕伺隙。毀譽訛興。番較緝事。有同告密。禍福之來。莫知所召。市恩者少。而市怨易。故愚以事先帝爲難。當寄庵傳公之在事也。先後大臣凜凜操切將事矣。公獨微窺帝指。必以仁恕忠厚爲先。一切造膝密陳。因事寓忠。大約皆培元氣。尚寬大。上心嚮公言。而同直異趨。公亦浩然引東山之駕。未幾而蠲租釋繫。撤登聞罷厥衛。慨然與天下更始。乃知上雖俞公之歸。而終用公之言。非獨後事者推廣之力。先帝方懷思舊德。欲再起公。田中而秉軸者不戒。於是寬政之餘。得以乘間附會。精神不以理寇。而用彌縫仕局。調停物情。國事隨之。於是論者皆謂使早用公言。則先帝汪仁湛澤。不在壬午而在。

戊寅以前薄海內外久躋昇平使既用公言而早還公揆地必能寅恭協贊破黨同伐異之習而專志寇丕振國威早收富强之效然則先帝用公之言俞公之歸蓋亦天運非人事也。今天子興金佐興之業將在公矣公所

爲文自義疏奏草而下雖吟咏雜著序記東牘世所共習者讀之皆有優游溫厚表裏性情無絲毫恢張驕吝之氣至於引經述治規切人主之前和平敦摯如泰山喬嶽不動聲色而蘊蓄雲雨默運神功之意已具者予不具論而獨因其歲月考公之進退使後世知先帝之治所以法肅皇而鑒神祖之規摹大槩因以知公所以事先帝行仁義之效與先帝所以不竟公之用者相與咨嗟感慨是亦論世之一端也公年

力未衰綸扉著作與他詩文方日盛異時當爲公再序之百二十年官府情事只一二百言中列眉指掌矣尋之史公尚爲難得何況其他

韓丹水先生詩文集序

代座師作師與丹水俱瀘州人

吾師丹水韓公詩文若干首皆公宦游所及酬暢征行之作也。公自綿而瀉而滇自滇而取道建越奉徵書以達都門爲塗萬有五千餘里所至皆重崖複澗毒霧滃蒸猿猱狔猩啼風嘯雨之地然後南踰江淮則金陵之勝具焉刻成而讀公之詩若文者莫不驚其富畏其敏以爲才有過人者而予則謂此未足以盡公也。從古征行之咏莫詳於杜少陵而山水奇偉怪癖之好無如柳子厚。子厚之愚溪西山幾與鄴滴鄴杜爭泉石之價而少陵自陷賊至行在中更郵秦梓闔雲安夔巫艱難百折盡見於詩。然讀子厚之記如復乳穴誌苛政一似不忘情於時事而誦少陵者必以其饑寒流離一飯不

忌君為重。以為此三百篇之意也。推斯義以論公。可得而知矣。公今以衛尉躋戶曹江南之名俊。過陪京而問業者。踵相接也。其所唱酬。固與少陵子厚殊科。其作令於滇。皆當今文武重地。亦非如兩公播遷流寓者比。然是時西南之亂。再見告矣。而吾州為甚。公所為憂家痛國。比於北征陳陶之什者。不啻數見。至於建越記行。尤三致意焉。此地諸葛武侯所從。濟師以靖南中。承平日久。當事者視如較官鬼國。讀公所記。如設官會川。武定以通聲援。權銀場以供郵傳。一二士弁。首婦忠義之槩。不及聞於朝。與夫川事所以敗。而人未之知者。皆足備當事者之採。錄然後知公之詩文與史氏相表裏。而區區以櫛風沐雨。不發吟咏為足。以見公之才。皆未可以盡。

公也。韓氏為吾州望族。先吏部之風烈。羣從子弟之博雅。眾所推畏。而予又辱從公遊。其知公之深。固有出於眾論之外者。且公雍容郎署。仕方通顯。宦遊之轍。將半天下。所居必皆東南冠蓋財賦征輸軍國寄命之邦。非如少陵子厚。僅以空言見志。而天下所推。文墨議論。有十倍於滇雲者。公將此馭而驅之。蓋不啻九折之坂。七縱之橋。以筭險稱勝也。故吾所以序公者如此。要使讀公之詩文者。得其忠孝之思而已矣。只設官會川武定數行中。說得韓集較杜柳更有關係。作詩文者不可無此胸眼。讀人詩文者亦不可無此冒眼。

青來閣二集序

方孟旋先生初集既行之後六年而其門人易曦侯鄭從周等取其自戊午迄癸亥所積外著刻爲二集予既得卒業而嘆曰此非先生之文而先生盡倫之書也。今之言文者言其時代與其法與詞而已。而未嘗深考古聖賢之所存。夫聖賢之所存見於書者非爲文而發也。其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如饑渴之於飲食未嘗一日而離其於五者造微極變深思遠慮則雖聖人之徒有終身不能盡者矣。以子貢之賢至願息於事父事君而不得而孟子之所以稱舜者亦不過曰察於人倫而已耳。夫必舜而後察宜乎聖賢之書賡續以見之。經緯以端之。此君子之所終身而亦後世衡文者

之所本也。乃若師友之倫，其尊不如君臣，其親不如父子，兄弟夫婦，然其相成之義，相須之急，常與四者並重。而人之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踈闊而不治，阻隔而不通，則常待師友而後全。士而有志於聖賢，則是道也將若何而可然？以其相須之急也。賢者將過而慎之，於是陳義愈高者，常恐門庭狹而意氣肆，門庭狹而風流不接，意氣肆而士友不附，所以相成者既廢，而天下乃有不能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豈獨斯人之罪哉？自萬曆之季，房稿盛行，而天下為制菟學者，莫不勦襲浮艷，以欺奪主司。孟旋先生毅然以斯文為己任，而天下始知以通經學古為高，其於舉子業推而上之，觀其盛衰始終之故，以為人心國是之所由，認認然欲障狂瀾而

東之，其汲引天下文士，無論識與不識，為之發明其所自得於聖賢之旨，又為之聯上下疎戚之交，以生威輔勢者，不啻如韓子之於李翱，張籍、歐陽子之於介甫，子固諸人也。然先生陳義愈高，門庭愈廣，而意氣愈恭，雖後生新學，無不人人自以為得先生，譬之開瓊林、大盈之積，恣其剽取而盡去，近世文人譏侮嘲謔，以待後進之習，其急交游而護持斯文，見於前後序記尺牘之篇者，窮通得失，死生憂患，無不畢備，至於紆隱曲折，讀之而可涕，不獨受者知之，雖天下之讀其書者，可想而知也。蓋先生因文章而敦師友之誼者，如此。至讀其所移當事諸書，及與一二友生謀其父子兄弟之間，則又先生以師友之誼，而全人於君父，以造微而極變，故曰此非

先生之文而先生盡倫之書也。性情之所極而文生焉。若是又何必論其為先秦為兩漢為唐宋大家而後足以定先生之文哉。雖然先生生於伯安汝中二君子之邦。二君子之言盈天下。而先生文章議論不獨不沾沾於其鄉之大人。而二君子毫釐千里之謬。亦似有待先生而後正者。又予私心所嚮往。此固不足以盡其什一也。

但覺文章意氣淋漓紙上。斯真包孕元氣之文。

祝蔡太夫人壽詩序

士出而佐當世。四裔賓服。中外乂安。百姓垂老。戴白不見兵戈盜斂之憂。次亦一道一郡邑。部無冤民。又推其所自歸。諸父母存。諸長老若是。其可以為仁乎。夫逆而施之。慘於刃與。挺然後知順而溥之者。堯舜之所猶病也。自聖賢之學不明。學者昧於理。一分殊之故。仁民愛物之差等。蕩然無紀。於是。有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是可以為仁歟。夫放鷹渡。蟻非不合於遠庖厨之說。原先王之意。蓋慮夫後世有不能廢物以全禮者矣。夫既安忍而自食其心。始而殘於物。因是而漸忍於人。故遠庖厨以養其心者。所以為推恩百姓之本。非為愛物而已也。蔡雲怡先生視學江西。奉母太夫人。就養。

署中三年以奏最分守嘉湖諸生之爲詩以祝太夫人者篇相續也太夫人生平持殺戒先後誕辰遊先生之門者不敢具牢醴鮮割相與醵金刻經以爲壽先生復廣論語仁者壽之旨微引經傳子史稗官小說凡好生之言彙爲仁壽編以風鼓暢導廣大夫人之仁於天下然予觀太夫人仁孝出天性居恆賙人之乏唯恐不給先生以刑官筮仕杭州朝夕入侍必問平反幾何歲冬春必捐紡績質薑木草苦施諸纍囚有凍病重辟太夫人命先生爲子假如期而復幾於太宗之縱囚比先生宦豫章惓惓以廣學額寬斥鐫拔孤寒淹滯爲言先生對以功令之嚴太夫人感額久之或言章江患風濤覆溺可梁以免議者難之太夫人曰畏難而議先格非也命

先生爲之首施此與昔人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其於仁孰大孰小不可概見歟吾惡夫世之人猥以放麈渡蟻同類而並觀也故因諸君子之祝而序次其大意如此昔之子弟祝其父兄其詩日以祈黃耇而邦人祝其君公其詩曰萬壽無疆仁於家與國者欲其久於此位如斯也若夫祝其君而併上祝其君之母其詩曰令妻壽母至於祝其師而因祝其師訓之所自揆之風人之義固有合者夫督學於子弟有刑賞黜陟之任師道也兼有君道焉諸生詩多不具錄錄其可以風者異日百歲期頤斯編也固將執簡而續之矣古人以仁孝之心推而及于草木禽獸麟趾之詩是也後人乃欲以不忍齧齶之心推而及於仁民噫異矣此則猶

吾孟子之言也

野園詩稿序

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引義兩經用意三叠恰只一氣呵吐又氣勢又

隱約

當周之盛刑賞明於上而公道昭治化休明士生其世雖有

怨誹無所用之詩三百篇非皆變風變雅如詩人所謂怨也

蓋有在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際而吾獨於君臣之義隱約

其意焉以為詩人之旨庶幾冀其一悟非自處於怨已耳上

之賞罰不明而後下之人乃有以怨行其私如檀弓所載居

父母兄弟之讎及周禮調人之篇者雖傳記所不廢然使有

明王在上公道昭而賞罰行何待使其人避之海外千里之

遠又何至使為人子者有終不能報而至不與共戴天哉無

怪先儒以禮傳出漢儒之手不足深信而詆周禮為戰國陰

謀之書也。乙丑丙寅間縉紳之禍極矣。正人君子駢死詔獄。而餘姚白安黃公與焉。當是時逆璫借外廷以攻君子。非先帝意也。公有子太冲博學能古文詞。尤攻為詩。讀所為老狐行。若未嘗怨誹其上。而一時受禍之深。所以致禍之由。讀者如見其人。蓋深於詩人之意者。人知太冲之微文深遠。而不知今上之誅賞為能大慰忠臣孝子之心。是以怨誹而不亂也。吾所謂刑賞明於上。而公道昭於今。非其時與。蓋於是嘆檀弓周禮之記。果未必出於聖人之書矣。先時芝產於詔獄。而諸君子之禍興。天禍君子於獄。而瑞先之然。非聖人中興諸君子得褒顯贈諡庇及泉壤。芝雖瑞與凡草等耳。吾於是而愈誦上之英明神武。潛消大變為合德於天地也。嵇紹王裒

又寫此逸事
 先帝今上又凡三。元致意深矣。
 一仕而致身。蕩陰之後。一終身不仕。而門人為之廢蓼莪。彼其主化家為國。君臣之分。有可議者。非今日比也。吾願太冲勉之。

騷情史骨讀之聲中有泪。此觀堂亦有是序。猶從詩章起見。漸漸說入。此則明目張膽動關國是矣。不得無此韓柳之別。

曾太雲先生尺牘序

劃然天開

自古宦者之禍莫甚於漢唐而士大夫以諂佞傾人國莫甚於西漢之季然自今論之莽席母后之威政所自出久矣一旦以謙恭得士比擬伊周攘竊符命而有天下而東漢李唐之君子與中閹如水火舉天下之力而諍之至於廢銅殺戮與國相終而後已今也不然一無賴男子自官以進遂得竊弄威福誅鋤忠義一時附和之者借之以攻同類惟恐不力又從而豐碑巨碣大書深刻厥角稽首惟恐後當是時大臣不言諫官不言而正人君子不在其任者欲言不可必得已而陰用之於所移執政之書遂得潛消天變此予所為有太雲先生尺牘之刻也先生筮仕臨川兩首薦剡舉卓異而忌

者中之罪樞崔呈秀所竟不得為臺省官出貳宛上鬱鬱無
 所建明獨見之一二尺牘而計深慮變造福最大者莫如吳
法中民變一事當是時嚴旨稍敦切勢必斬木揭竿而起先生
 急移書貴池相國相國用先生言擬旨寬貸吳民以安東南
 數千里晏然先生之力也先生交游如文文起姚現聞顧九
 疇諸公皆一時同罹憂患以忠直聞天下所與先生往復甚
 多予姑舉其大者而因以告先生曰是諫草非凡牘也請壽
 諸梓以告同人先生唯唯竊謂大兵大獄先儒以為非盛世
 所宜有而常考唐宋外傳以一言止亂全活百千人者其人
 當獲福利果報今聖人出薄海內外解網除苛向時廢錮諸
 臣皆得蒙恩宥光顯於朝而先生為罪樞沮抑浮沉郎署諸

狀先後言官亦皆已仰達聖聰由是觀之先生之福未有量
 也而予為注論其文使讀先生之牘者以是觀之庶乎其可
 也

精神全在引例漢唐一段豈唯令稱土公拜義父諸君汗
 顏無地亦復自思并可呀然失笑也

存論序

歐陽子有言知所待者必有時而獲知所畜者必有時而施
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合予嘗取其言而推之夫衆多之
口不必合也有賢者倡之又有賢者從而和之則其不求而
合者雖一二人焉可以破千古已成之說何也彼其所持者
衷之理而當而非苟爲異也使聖人之言如是百家之說亦
如是則賢者何樂乎爲異聖人未嘗明言之百家從而臆之
則賢者將以爲有大美惡存乎其間也六經語孟詳於道而
略於器其於天人陰陽之際語其理而已至其象數之詳則
以爲星官卜祝之所知不必言而傳也故久而失其真於是
秦漢諸儒各以臆爲之說而渾天之術其謬爲甚審如其言

天包地外則輕清上浮者乃在重淵之下而日月之出入特
 頑然一物而已故予常謂天運於上地凝於下而日月為天
 之二氣聚則有光散則無質一晝一夜各自生滅非以昨之
 日月為今之日月也其晨昏伏見南北永短虧盈之度不爽
 尺寸猶人之血氣營衛周行於經絡臟腑終身有當皆天道
 一定之氣為之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而世之為渾天之
 術者皆謂予不當以一人之私智毀前人之曆說而予則謂
 自秦漢以來數千年有一艾生者為是說矣安知千百年後
 不復有為是說者乎今年春得金天台公存論讀之乃知不
 待千百年而吾鄉之先進固前我而得之矣公未嘗知予言
 予未嘗識公此歐陽子所謂苟有志焉不必有求而後會者

也公博觀約取盡刻百家之臆說而斷以理之所是所稱存
 論特其生平之什一然而於天人陰陽之際譬之揭裘而振
 其領也其論日月之觸非日與月之交掩而日月之鬼自相
 為掩井田非取必於截然四方以為公私而以九百之數為
 公私至於五行不足以盡陰陽躔度不可以泥天道若此者
 雖使聖人言之百家從而和之猶不足以勝公況聖人未嘗
 明言之百家從而臆之者乎今之泥古者將黨枯竹護朽骨
 以與公爭同異則亦衷之於理而已然公當天下無事已若
 有先見其微者團四徼之民以為兵劃四徼之土以為食因
 四徼之習以為械使當事者早用公之故智亦安用召西南
 之兵以從事於東北致黔蜀之紛紛哉予所常言者於公既

不求而自合予所未及者讀公之書而斷然以爲不可易也蘇明允老而著述權書衡論當時大臣爲薦於朝而後蘇氏之文章爛然於天下何去非秦淮海抵掌當世備論幾策洋洋數萬言使非當時館閣亦孰爲之先容者今之大臣讀公之書得無有意乎嗟夫昔之天台特以清溪碧山白雲紅葉誇詩人之勝而公以經術大儒所得爲孰多若予者去公不百里而以未承公緒論爲歎蓋將從公杖履之後盡發其藏以觀吾兩人不求而自合者區區存論又不足以盡公也治曆不能外渾天之說昨日月非今日月但當與香水海並存此說耳想存論一書都是闢空臆說故亦以臆說副之然詳道略器一語要是千古跌撲不破

武試論策文竿序代

予曩承乏職方武學諸生之在予門而工於文章議論者爲某其今年春諸生以武試策論必如文士課習制藝而後工乃糾社刻文如行卷而請序於予予告之曰予之所習以爲題爲文而思得以效於世者非孫吳之書乎孫吳之書果可以取勝乎梅聖俞曰武戰國之將也知有戰國之兵而已三代王者之師未之知也自今觀之武豈特不知王者之師哉漢唐而後天下之變武未之盡也武之時敵國不過比隣射御擊刺之技未相遠也今環數萬里以爲封戎馬鐵騎如追奔電沙墟莽積飲血食腥與火食者馳逐彼將以無法勝也武之書有其備乎武之時暴糧不過千里而夫家之政固可

稽也。今塞上之卒不能宿飽而待東南之轉輸與召募讀武
 之書果能用其士乎。武之時列國之君與將其情可測其形
 可備禮樂名法之所可稽也。今引弓之國大小數十種兒憐
 獸擾猶不可必武之書能盡悉之乎。武之書曰將能而君不
 御者勝。今之御將者經撫也。臺省也。視武之世不已多乎。蓋
 凡天下之事勢情形去春秋戰國大相懸絕而學者奈何猶
 欲執此以效於天下。然則汝之課習乎此也。亦勉為忠孝之
 思而已矣。精誠之至可以飲石沒羽而志之所至智亦至焉。
 彼變起於倉卒而智生於俄頃者豈待揣摩而為之計哉。且
 夫汝之習乎此也宜其壯決健摯矣。而且平其心柔其氣為
 文士之簡鍊揣摩以求古人之志而效其用於君親克是心
 也。

也。即以南勦闖西靖黔蜀亦何不可之有。天下事患吾不為
 不患為之而無其功。若曰聊以為武試羔雉即盡習兵家之
 書得志於主司無益也。豈予所望於汝亦豈汝所以自待哉。
 意云武之書於今世尚為無用况揣摩以為舉子業又無
 用之無用者乎。斯真明勢達變之言結語尤為可味。

郭蝶公五詩序

蝶公五詩篇什雖繁觀其旨大都為病而發憤有作也序君詩者莫不言蝶之情形栩栩欲化真若逐隊於花粉柳絮之間而君亦真若以莊生之言自寓者然以予觀之君之病由於居母喪哭泣哀毀幾不自全致以是廢業而戚處不能應闈中試者五六年於茲君於斯道非若莊生之視君臣父子泛泛然若萍值於水中而不之計也而視今之序君者又徒以花香鳥嘯水光山色園草芳菲竹樹濃綠以為有至人焉寄幻其中則亦謬矣詩三百篇皆古忠臣孝子之極思而昔之不得志於時流離放逐者常若游神於雲車風馬上下八極間風玄圃之間宜君之自寓於蝶夢也君以孝自傷又以

緣其病一段

緣其詩一段

自傷故廢業罷又命說一段試愈不得為顯親揚名以遂其孝君之悲歌
憤惻倏忽窳墨遂若有齊視天地芻狗萬物寄其身於生生
化化之中然後知君之去莊生無者有幻者實踐性敦倫無
愧於詩人之教則謂五詩與離騷北征相表裏可也讀君之
詩者亦可以慨然而賦矣

意亦不多只一鬱然之氣便覺山雲樓起

踏花篇序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予至
武陵去桃源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便異夫神仙之說誠不
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
常人使得一丘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計其貪且
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廬以終老願世世
無失人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愚之神仙何與
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而以山川窅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
山僻塢其人鳥言彘面不通商賈不知鹽醢何限誠得是地
而種桃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也
亦何必以未至為戚哉乃孟侯之詩其于是山不一而足且

以名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
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大不得已者存故托而逃焉也且夫
是山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
○敬○話○凡○三○轉○皆○非○正○意○止○意○只○不○欲○汚○各○山○耳○
可矣予獨怪世之為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移花草蟲
魚為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汚後之為斯遊者
其慎之哉

桃花源以問津者多故去人益遠如先生乃所以留桃花
源在人世不遠也

賀吳縣丞陞寧波定海衛經歷序

瞻岳吳公之丞東鄉而遷定海衛經歷也其僚屬士夫相與
勒帛以紀公之成而徵言於予竊謂天下之軍政蠹穴蝨孔
不可勝窮而其最可笑者莫如今日衛所之軍與郡縣之民
兵及保甲之兵郡縣之民兵本以衛城池備非常也而有司
但使之居則勾捕訟牒行則清道騶從而已無論不知尺籍
伍符卽其私相領授包占名額有司已不知為何人况驅之
守禦乎保甲之兵其人非盡能執受荷甲也黨里具其名縣
官執其籍所得者單寒下戶飾文具而已驅之赴敵有見而
走耳至於衛所之軍議者徒追咎於勾補之不嚴也占役之
繁多也汰黜之令過刻雖贅婿義子一切不錄以致額虧而

伍空也。雖然勾補卽嚴矣。役不占矣。汰黜卽不刻矣。能令兵強乎。夫仕之子未必能爲仕。商之子未必能爲商。兵者本責其拳勇股肱騎射舟楫之便巧也。而盡取必於祖父孫仍以爲世世能如國初從軍時有是理乎。此所謂制定於數百年之先。因循蠱壞而不可支者也。公今去而爲定海爲其衛帥者。吾不知其賢否。何如其衛之軍政。吾不知其修復何如。然予竊聞寧波之爲衛。本宋沿海制置之司。至正間方國珍據而有之。大祖削平僭僞。收方氏餘卒及征行之軍以爲衛。其後分置定海昌國諸軍。嶂隘關險星羅碁布。湯信國實經營其地。海上無虞者百有餘年。嘉靖間倭奴之變。衛所幾不能軍。致調募苗猥闖廣以益之。所過剽劫。民畏客兵甚於畏倭。

議者徒歸罪於巡撫朱純而不知衛所單弱不得已而召外兵。非純之罪也。故議者欲以土著實衛兵。今以吳公之才必得志於其帥。得志於其帥必得志於臺司郡守。倘循吾說而行之。不必言勾補。不必言占役。不必言汰黜之虧額。而但置其壯勇。罷其不能軍者。募土著之敢勇。健決以實其額。而爲之優其糧餉。立其程限。二十而籍。五十而歸農。使各護其墳墓。妻子其視以客兵名禍。與夫取必於父祖孫。仍強不能以禦敵者。勢固懸絕也。勾踐以君子六千抗衡上國。其所賦兵皆寧波地也。今其人上下舟楫。疾如風雨。且有以其技應募於沿海諸衛者矣。歸彼寧海亦何不可。若不然。而以勾補清稽之法。專其責於衛所之額。軍此吾所謂仕之子。

未必能為仕商之子未必能為商而欲使兵之子世世能為兵自軒轅以來未之有也吳公勉之為丞而得志於其令一邑之惠而已贊政於衛而兵強沿海數十州之福也故不以又辭而為之言

一篇極精切軍衛兵議當與樊川原衛可之過潼關等篇一也

賀東鄉孫侯考滿序

上四十七年東鄉邑侯養翀孫公當是秋為考績之期而諸生某等函書入都門而請一言予郡人也先後所覩東鄉賢令若而人故以言紀者侯者無如予夫誦守令之賢者視其政之廉能事之勤惰而尤必觀其先後宦於茲土者以上民心之向背蓋賢令之後有賢令以繼之民以安於乳哺之故去而不思賢令之後無賢令以繼之民以驟失乳哺之故去而追憶此其人之賢否可考而知也儒者之言必稱古昔古所稱愛戴歸往數百年奉以為君者莫若夏商夏商自禹湯以迄於季世中更賢聖之君六七及其亡也不過以一桀一紂而遂夷為匹夫彼以夏商先王之澤隆溢深厚其民自高

大音已盡

此引嚴甚

曾至於耳孫世世戴以為君一遇其子孫之不肖若鹿駭獸
 竄奔逃恐後何哉蓋民久安於夏商先王之至仁而予以至
 虐猶之久安於旌席之上而驟置之湯火之地民情何常之
 有譬於嬰兒也撫抱而與休之猶未得其歡暫一失所則至
 於啼呼叫號不如其願不已然則承仁之後易於見虐而承
 虐之後易於見仁承虐之後用仁則所謂饑易食渴易飲事
 半而功倍承仁之後用虐則雖一事之苛一念之刻而其民
 已嗷嗷起矣胡不即漢唐之事以觀之漢之文帝恭儉寬仁
 升遐之日深山窮谷田夫野老莫不哀慕景帝繼之非有大
 暴刻也不過用晁賈之說申約束明法度而七國相叛幾至
 亡天下唐之郭汾陽士卒愛戴猶如父母李臨淮名將也代

之而軍中生變思欲擁子儀而拒光弼夫漢景李臨淮豈習
 為暴者哉亦以文帝汾陽之澤有難乎其為繼者矣由是觀
 之今之郡邑守令不幸而所繼者為暴人也則固易於見仁
 幸而所繼者仁人也則雖小有秕政其民必輕於見虐而重
 其前者去後之思蓋予十餘年間於東鄉令君得二人焉其
 始為富順傳吾曾公會公之為政也簡易近民寬里胥蠲贖
 贖吏不擾民民不畏吏及其晉秩瓊海以五載為吏而不能
 具千里之糧其後復得洪雅岷源劉公劉公之為政也包荒
 忍詢平衡量釋冤獄不避疑謗以為民請命及其入覲待命
 天官以五載為吏而不能備楊楯之獻夫此二君之澤雖不
 能及夏商先王然繼之者亦其為漢景李臨淮時也而養神

寫兩令身分極簡淨

此引稍寬

孫公適繼之孫公為政吾不知其視二君為何若其果能使
 其民徐徐于于無乳哺之失以重前令去後之思歟抑使其
 民追憶富順洪雅以為不可復也嗚呼使公而仁人也東之
 民何幸而噢咻長養十餘年於茲土哉此禹湯桀紂之分是
 在公所以自勉矣驟如此或謂公方窮困居滌時環堵蕭然未嘗以
 尺牘干有司窮視其所不為達視其所為公必有可觀者是
 不然亦嘗聞古之言婦德者乎其始自誓以為宋伯姬也人
 人亦以為宋伯姬也不幸而遇盜不能死遂淫佚以終其身
 夫貨利之誘人至於縮綬為令而愈甚此亦其遇盜時也君
 侯其有以自處乎予每惡世之為文者類皆媚郡邑以成其
 私故於君侯也不以誦而以規公勉之予且日幾幾望之

非徒鞭策縣官夏商一段亦是屏展至論讀之通首有冰
 霜之色

賀潘昭度公祖榮晉左轄序

六年春江西湖東分守使者改嶺北道廷議以閩廣寇掠湖東失事監司宜得其人當選才幹能臣往鎮之乃以巡南昭度潘公晉秩左轄改鎮湖東行撫州建昌廣信軍事於是巡撫都御史石帆解公巡按御史新寰王公僉議以寇甫息瘡痍未復兵餉善後事宜挈持綱領關十三郡最急莫如省會相與合詞上請有旨仍以左布政使分巡南昌瑞州屯田軍務旨下屬吏士民歡呼祝忭願有言以紀成績先時公以五年三月自福建按察司使晉江西右轄是年閩廣賊自桂楊郴州破南安掠贛州巡撫鎮城從贛州殘吉安巢富田四月至吉永豐去豐城縣界四十里豐城爲公信地公始至南昌

營兵廼羸不滿三百公檄饒州南康兵赴省會首捐俸倡布

已下序經畫賊事歷歷可數

按二司官斂餉招募公先固外藩命故劉將軍從子以其家

世器械待命於門往援吉安次截守信地命豐城知縣率將

領禦永豐樂安界又遣將防三江口部分既定乃命南昌知

府覈保甲兵為十四營分遣募職列柵城外公自居守或言

寇且近盍閉城門禁往來者公不許民樵薪汲負如故是時

舊撫按以庇護南安失守狀匿贛吉諸縣失事不報公平書

達兵部部尚書為請南京操江兵援南昌先聲既播又急移

文迎新撫境上時新撫解公自玉山至安仁得公報且喜且

愕曰吾入境五百里安行徐徐未有以羽書言賊者兼程至

省與公會賊是時竟備公威望又所遣前鋒入豐城界覓營

地不獲紆道入撫之樂安縣屠崇仁掠宜黃所至焚擄無孑

遺乃耄稚淫屠婦女官吏皆持金帛手板迎款境上飽乃去

去復由吉永豐往返豐城界不入南昌信地寸步士民懼嬉

公益虔不懈分命幕官置火器稽兵食招義烏兵為教師公

固掌醴政捐醴稅之入增省會及進賢城堞內設標中前後

左右五營外設沙溪白牟樂安廣昌四營增水哨造營哨房

常如寇至時經費皆出公措置不煩有司明年新撫解公下

其式他道郡逋寇從閩廣界隣眴睥睨不敢發翳公是賴予

謂國家倚重邊吏內賦民為土兵設使者董其事承平耗弛

賊至不能戰廟堂之上嘗以撫自愚撫不效乃罪撫者下之

從上疾於風草郡邑相與恬熙養寇貢金帛子女為奸利事

勢漸靡固無足怪誠得文武威望如公太平可旦夕計且用
 強易用弱為難治已亂易止亂為難先朝如余肅敏繕榆林
 楊文襄於陝西皆以開府專制一面又所居天下勁兵處江
 右民俗退怯莫如南昌公以監司分部簡賦蒐乘什什伍伍
 用弱為強庶幾如李抱真之於澤潞种世衡之於青澗若夫
 戡定禍亂江右最著莫如文成文成之功獨在桶岡洎頭耳
 擁兵上游縱虎兇走壙所傷殘已多故老傳聞收復南昌日
 居民自以非從賊安堵候王師文成東鄉之學多不滿文成此所統贛兵分道屠戮終
 夜囂聲達旦刃及耄倪功名不無稍損夫世廟初載英明神
 武非聽讒忌各鐵券世祿也今賊往返吉安不入豐城寸地
 市肆不易所全活南昌甚眾較往事孰多其後紀功御史竟

類傳疑亦是一病

以手書告兵部故置公與豐城功不言嗟夫不能靖亂又從
 而蔽之街亭之敗丞相自貶為右將軍至於揮淚斬馬謖古
 之人設心何如公行且大用知公有以自慰矣公憐才好士
 捐千金增貢院試席令高廣捐八百金築紫溪圩加南昌新
 建馬戶工食一千二百餘兩甦驛疲清屯田鹺蠹諸瑣政不
 具書書其大者既嘉解公之相與以有成又以為公行其計
 於一道功已如此使盡用其策東北邊故地可指而有也
 寫退賊易寫防賊難此言賊未入豐城寸步地僅防賊耳
 故用極細極密之筆以寫防賊之功用意勤矣○極細密
 中鬆潔自如此筆在吾學編之上

賀徐如山年伯七十壽序

○幾○聞○梁○甫○吟○美○
古慷慨節俠之士其身雖不用於世必有所寄焉以見其才
其寄也蓋將有以用之非盡以為息機也吾常執此以觀人

有既用而蟬蛻於功名之表推其餘猶能與人主爭臣妾之
利者於春秋得一人焉曰范蠡有不用而待時卒能行其志
功見名立於三國得一人焉曰田疇然吾觀其人大率堅忍
沉毅淡於勢利而後可以有成夫蠡自去越而辭齊相擇天
下之中而居于陶候時轉物致貲巨萬疇以劉虞公孫瓚之
故躬耕徐無山中環而歸之者五千餘家以布衣而立殺盜
誣訟之條婚嫁學校之禮此吾所謂不用於世而有所寄焉
以見其材者其後疇以曹公之眾出盧龍登白狼立功塞外

竟雪讐恥然後知疇之寄其有以用之也若夫蠶之息機有
另、一、眼、光、不待居陶而見之矣當其陽節未盈陰節未極勾踐凡四欲
用其民而蠶不可蠶之以息為用用而復息視疇差異然至
於辭會稽之封却亭侯之賞雖以勾踐之忮忍曹公之虛誠
不能易其志意則其堅忍沉毅淡於勢利其歸一也予嘗推
此道以律今之人而得吾年伯徐如山先生先生之子思皇
與予同舉於鄉一時同籍兄弟逮事父母與為其父母者莫
不色喜雖其親戚交游且以為光美榮寵然先生是疇方泊
舟潯陽渡彭湖不一日可就思皇之養於南州而先生維舟
東下不之顧也予已心儀之以為度量有過人者既而詢其
詳則思皇甫生而先生已為西蜀之遊思皇已壯與其兄柱

國先後試學官聲稱藉甚而先生未嘗一歸故里若小丈夫
揚揚明得意者竊計國家以爵祿名位奔走天下之士士枯
形剝心幾得一遇不啻如會稽之封亭侯之賞也先生之以
息為用以用為息雖未可知而其堅忍沉毅淡於勢利則古
之人有難之者因是以觀先生之所為用則考其杖履所至
自夔巫忠萬荆襄吳會諱者取平分者取宰困者取食與衣
先生部署其人如部吏士然後知先生之寄焉者非盡以為
息機也於是先生年七十矣思皇遡江漢而壽先生於荆同
籍兄弟謀所以為祝雖然導引吐納其人常自廢於物外即
壽如喬松非先生之志也意者以息為用則壽先生者無如
壽國之說矣古者將發此大議無端無端中原必有事於荆襄其經理陝右必

以蜀為進退之地非獨以其形勢便利也議者常欲推擇其
豪使為嚮導或因其智勇便利使規進取或用其財以壯軍
實募屯種皆先生所優為而數年以來西南彝騷動阻兵據
險先生客遊其地必有如范蠡田疇志雪讐恥而陰為之計
者督撫重臣物色其豪必在先生吾見先生之以息為用也
會稽之封亭侯之賞所以壽先生者意在斯乎皆曰是先生
之志也因授諸簡而使思皇致辭焉

出 以息為用四字抵一卷陰符經矣懷抱有此不覺借之寫

傳

丁吏部傳

國初典銓重臣不隸中書省而部尚書當古天子之相其後
事權分於內閣部尚書非與內閣表裏不能行其志王文端
之於芳洲王忠肅之於文達王三源之於劉文穆遇合與否
不能不以其時况於輓近世士大夫涉末世之波流部尚書
不能自行其志固也至於部司官獨考功選郎稍稍當事權
其餘司奉簿書資格惟謹然考功取必外計選郎自大僚至
監司奉部堂取進止餘州縣細瑣一切惴惴繩墨科道官又
從而咻之畏彈章誣詆乃甚於憐才以東城林公之賢為選
郎常鬱悒不得志其言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與冢

宰之心下通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與家宰之心未必選人
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家宰之心選曹欲
兩合誠難吾盡吾心焉耳嗚呼吾常三復東城先生之言故
於評衡吏部獨取進退出處大節不愧者爲近不必皆有所
表見也念源丁公以固始知縣考最入爲吏部其爲吏部以
天啓二年八月爲稽勲司主事轉驗封司明年轉考功司皆
各攝署其司印是年復轉文選司十月丁外艱崇禎三年再
起稽勲司員外不踰月晉驗封司郎中甫拜命入署而公以
疾卒於官公之居吏部爲司勲常一理選人盡黃爲封司綜
核封蔭爲考功佐大察其時涇陽張公掌銓政與閣學士葉
福唐相表裏公居其間循職恭謹可以無過而其以選司丁

艱歸三年服闋當天啓丁卯是時吏尚書爲金壇急待公佐
政而公馳書告絕未幾金壇竟以璫敗故論丁公於吏部時
當觀其進退出處之節足以風勵末世而自其以萬曆癸丑
成進士乙卯授河南固始知縣尤卓卓有能聲其政以教民
化俗爲先始至則飭學官置社學義田餼其師弟子次第其
文旌其節行孝義以風之士彬彬向文學是歲河南貢士固
始爲多邑旣相勸以孝弟未朞年感公之化有廬墓與割股
及鬻妻而塋母者各一人公予賜三人章服其一人且爲贖
其妻丁巳歲饑發賑振廩憲符止二月公不爲限粥餓者至
麥秋已未歲嚴寒公捐俸絮寒數百人講求境內水利修復
蓮花塘白馬港長溝他溪湖堰池如劉馥茹陂故事治尚簡

要民有小諱屬鄉三老平亭不追呼窮竟時東事興矣公
 調募有法師行而人不知然於鋤剪惡少戍辟不少貸覈民
 田與冊值無有失其田而稅留者為固始凡七年列薦章二
 十有九其入為吏部也固民空城郭送之境上歲時祀公像
 如初然公自服闋謝金壇吏尚書不願共事凡家居六年門
 無餽贖其後寇薄都城蓮賊餘黨煽動青濟間公散家財以
 募士助郡縣授兵登陴請撫按增馬價蘇其鄉之邑郵諱霑
 化九州縣漕事無徵本色糜耗車輛免十鍾致一佐成府道
 派本徵折之議為德於鄉凡若干事與固始政當並書書其
 尤者誌公以循良特傳不在官吏部與否也公居官清慎生
 平孝友愛恤宗族尤喜汲引後學卒之歲年僅四十三今皇

帝每當宁嘆息言文得好文選武得好職方天下何憂不治
○以○不○必○有○之○事○想○象○得○妙○
 使天假公年得行其志於相冢宰治效庶幾可觀而不幸死
 矣公一子之箕博學能文章艾南英曰予從公子之箕遊乃
 悉公家世公諱鳴陞字仲玉先世祖諱帖占籍薊州十遷霑
 化生子誠子誠生伯源伯源生福福生忠舉鄉試為饒陽知
 縣祀名宦鄉賢生汝夔自忠以上至伯源三世以汝夔貴皆
 得贈通奉大夫山西右布政使汝夔生懋正懋正以任子未
 官哀父沒母流與妣張氏哭泣不食以孝死戍所生公父懷
 柔訓導繼志訓導生公以公貴封吏部主事所謂汝夔者即
 嘉靖庚戌為兵部尚書以寇薄都門事至身死子戍莊皇帝
 為復其原官而念源公未及要卹典為恨者也予考嘉靖庚

戊始末深嘆士大夫持論苟且附會又不詳詢故老使丁尚書之志不自於天下而又恨交公子之箕晚不及以故老所傳為念源公言之丁尚書以己酉十月任本兵明年八月寇如此至而京營少壯者悉出邊敗死僅老弱四五萬其中總兵內監役占又萬人倉卒索兵仗且不可得咸寧侯鸞保定都御史守謙既相顧不敢發一矢而成國公希忠內率營兵城守東西調掣掩補士不得休息從容一飯當是時鹵莽出戰戰必不支故丁尚書勒兵不發發而敗是以都城為孤注也兵部尚書不足惜如至尊何當是時楊公守謙所持亦如丁尚書意分宜未敗時議者既欲重其過分宜既敗愈有端文致之夫丁尚書非人臣則已苟人臣也臣子以敵遺君父死於

敵死於權相等死耳胡不決計死敵而區區分宜遂能尼其氣便不出戰丁尚書所以致身事主者為何此亦淺視丁尚書矣為分宜出脫此公習氣分宜亦分宜為國萬全計非陷尚書致之辟也京營兵為勲戚大將中貴陸海久矣一旦更張故轍其責任君相不在部尚書其預計在十年前不在敵薄城下嗚呼吾痛悲楊公守謙丁公汝夔之志寧以其身蹈不戰之罪而死不欲率羸兵苟且一擲以世宗皇帝為孤注也今議者皆歸獄分宜分宜何必深雪獨使二公之志不自於後世豈不痛哉此正論然則當時為丁尚書計若何日請於世宗不避勲戚不避中貴蒐討軍實先為計於受事之先不能而至於寇薄城下慎守焉待其滿載驕惰而覆其歸師策已下矣又嘆息

而當時亦無能行下策者。僅罷成國公希忠兵柄。奪遂安伯陳鏞兩月俸而已。法不蔽辜。此真分宜當柄罪也。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二州。無能守其州者。當時人主以甲兵不戒。罪不在守吏。一切貸其失職。而寇萊公澶淵之後。譖者謂不當以其君為孤注。由智高之變。例之京營兵不能戰。罪不在丁尚書。由萊公之譖。例之丁尚書。非失計也。吾深悲其志。而書其詳於念源公之傳。既告公於地下。且以告其子孫。嗚呼。為○責○首○輔○深○切○內閣首輔坐視勲戚大臣。與中貴總兵。以京營為陸海使寇。薄城不能軍。丁尚書不出戰。即不自分宜分宜亦安得無罪哉。

分明是說選君不可做本兵。不可做因將吏部與尚書合

傳來做一明朝弊政榜樣耳。嗚呼其志苦其念深矣。○先生極推歐曾求此篇于歐亦未見其比擬之。史公並無慚色。

謝孝子傳

謝孝子名長良字子起瑞金縣人父爲永定知縣小妻郭生子起於官署生而有異食不近腥血強予食驗之至七日必復稍長能依道士法持斗母戒人莫知其所所以六歲父滿秩遷官盡取羣書封識之他器物無所取九歲從父官鄂州踰年卒衰毀骨立如成人父卒後母與嫡幾訟子起旦夕泣母前異居避之徑解訟相歡十一歲暴卒三日復甦人皆以是異子起子起亦稍得自立十三待母疾涕被面旦暮號如不難在此欲生母疾已復侍嫡母疾與婢子同臥起旦暮拜而號如所以事母嫡母能櫛沐乃歸母所嫡爲感動量分產食之是歲試於縣以嫡母病不聽試十五復試於縣當冠軍聞嫡母病

復歸縣令強之不可十七母強之始婚十八補縣學諸生籍
兩試皆冠是時嫡始均產授之嫡兄稍昂母詢則以均告年
二十始與同縣楊以旦楊以任楊兆隆朱恒敬謝士芳六人
結赤水社益肆志於學明年廩於二十人中方是時舉業文
字相習爲劓剝割綴子起憂之作四書辨魔論著綱目諸史
爲君子錄文多未竟而子起復再困場屋遂以其年丁卯九
月四日死於清江之橫梁其死也夜半盜起舟中人皆赴水
子起與俱同死者爲士芳兆隆或曰孝子不當如是或曰孝
子習虔江上下灘淺石鱗立不害孝子蓋欲自全於盜也是
時以任自南昌赴禮部試聞子起死歸視殯之子起有兩女
無子以任爲之立後以兄之子啓廉啓立爲之子艾南英曰

自舉子業興士多能以童學見者予不具論論孝子大節如
是孝子十歲哭父哀毀如成人父卒能感悟嫡母撫孝子如
子如是近代公卿之子弟愧孝子多矣孝子生而有異死復
甦如趙襄主長復厭棄婚聘強之乃可而終不能自全於盜
悲夫

今人必于爲父母死如曹娥饒娥者乃稱孝否則或有剖
肝剖股之事子起死于盜乃追論其平生哀死父母嫡母
正闡幽發微之筆

行狀

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謚清襄蠡源陳公行狀

元年戊辰六月二十有五日南京兵部尚書蠡源陳公卒於家其子士業既敘述公之行次而以其狀見命予辱在士業交游向常往來淮上從老較退卒談公兵間事甚悉而又客金陵最久從士大夫聞公後先官陪京事又甚悉故不敢以不文辭謹按公以萬曆十四年丙戌進士丁外艱服除受刑部湖廣司主事改南京兵部調南吏部考功司郎中移病歸復補南吏部驗封司郎中癸卯丁內艱戊申起湖廣武昌道先序官階叅政遷山東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乙卯遷福建左布政使丙辰遷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泰昌元年庚

申遷刑部左侍郎改工部左侍郎總理河道壬戌進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又二年得請致政馳驛歸又三年卒公為人方正介潔所學既定毅然措之躬行故居官所至以廉能稱然終身難進易退而其大功大節最著者無如護運道與救左都御史楊公大洪一疏故論公者於熹廟辛酉癸亥之際莫不多公之弭亂未形而又嘆其功高賞薄壯其節健其勇退以為不可及始妖賊徐鴻儒之初發難也謀先犯濟寧既得濟寧然後南攻徐淮北寇臨德劫漕糧以飽十萬之衆公時以河道侍郎與濟寧道參政熊公文燦探得其狀借口警為名抽夫兵六百募勇敢繕器械亟發卒執其渠魁斃杖下賊震懾舍濟寧發難郟城賊謀出下策公之力也公既免

濟於厄然度賊勢必犯充充破賊未易撲滅而河臣例無兵會都司楊國棟以兵至濟公檄使救充曰濟吾當以力守莫若趨兗乘其未定而擊之城下賊可破也國棟以衆寡不敵辭公曰賊雖張然烏合無紀律又無鎧甲器械突之必亂此以少擊衆時也國棟如公言至充而圍已合因出其不意鼓噪乘之奔斬數十賊始退保巢穴如困獸之在穴中矣五越月而妖賊平人謂是役也公於濟寧與曲突徙薪等挫賊謀使出下策救兗州以便宜行事使歸尤如困獸之功在城守戰克上而公不自明也然是時賊出沒兗鄆鄒滕間與運道隣運道延袤千里深廣不及丈餘無城郭險阻賊以萬衆臨河可頃刻盡公以虛聲阻其四出而以實算扼要害檄諸路

兵百號千、千號萬、或號十萬、賊徘徊疑慮、不敢渡河、已調淮
粵兵運木川、兵真保援、兵各千餘、分布魯橋、南陽、夏鎮、屯之、
賊竟不敢侵、運艘得銜尾、抵倉不後、期減額於運道、功最多、
其後二年、左都御史楊公漣、疏論逆瑞、魏忠賢事、公時以兵
部尚書、引疾杜門、不與公事、聞熹廟降旨、切責以爲漣、疏皆
牽誣、舉朝不能爭、公扼腕奮激、曰、國家安危有大此者乎、卽
日出署、合部院九卿大臣、具疏爭之、疏略曰、先帝嘗命漣等
輔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以其見聞之真者、入告假
令忠賢十有其一、已足虧損聖德、況如廷臣博採、就中無一
虛誣、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而授之、恣所欲爲、養奸釀
禍、何視天下太輕、而待宦豎太重邪、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家

法者祖宗之家法、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祇供使令、洒
掃之役、違者法無赦、今忠賢若此、如祖宗何、疏旣上、禍幾不
測、無何得旨、致仕、故稱公之大功、大節者、於天啓數年、始終
之際、爲尤難、公天性廉潔、壬午舉鄉試、家貧無儲粟、或勸公
居間、有司公謝、不爲丙戌舉進士、丁父錦江公喪、終三年、守
厭冠苞履、不入公門之制、爲南司官時、議指公與鄧文潔、以
讚衷簡肅貞吉、爲江右三清、再居袁太夫人憂、家燬於火、僦
子婿室居之、值歲冬風雨、公牀無帷、劉夫人猶御葛裳、與士
業拾斷梗、燒擁禦凍、有過而贈遺者、猶却弗受、爲武昌代署
篆司、額金徵收、給散皆斥奇羨、司署火風、返火滅、驗庫藏失
三百金、郡守曰、藩司有贖錢、可補也、公曰、吾代司篆、非代支

贖緩也。入俸抵之。在山東歲饑，民流殍，公悉以俸入倉廩，盡括贖緩充賑，貸活民以萬計。遷右布政使，代署司篆，斥奇羨。如在楚爲福建左斥奇羨，如在山東操江多庫餘，數揚州鎮江水兵存餉二萬七千，安慶一萬九百，上戶部佐遼東兵餉，不以一文入囊篋，自爲操江及河道諸巡撫，巡按饋遺，命幕弁收而籍記之，異時卽以原餽報，不復支庫藏，巧歸爲利，在濟寧例有廩給，悉以給直宿兵，自爲按察司，至部尚書十五年，不攜家，一老僕執爨，不解烹炮，公安之不易，其歿也，貸於親友而後殮，蓋公天性廉潔如此。然所至輒有能聲，常執法不假貸，權貴有以私干輒峻謝却之，故法嚴而事辨。武黃當江漢劇郡，盜剽殺無虛日，公條爲防禦十二事，楚以無盜在

山東爲按察使，日夜治爰書，平反其可疑者，操江額兵萬伍千，戰船四百有奇，遞減至兵四千，船六十，猶多疲壞，公移文兵工二部，以軍六千，船百八十爲額，著爲議。然是時水兵直宿舟中，而陸兵無營，各鳥獸散，公爲造營房百二十，令曰：水兵離舟陸兵離營者論如法。不朞年，操江兵皆果敢習戰事，黃河所恃惟隄岸，籤椿束柳工多虛冒，往往不如法，運河當瓜儀淮沭之間，歲資額夫挑濬，苦爲勢豪包占，公親巡臨河，郡邑驗堤覈夫，無敢虛冒，兩載黃沭安流，留都兵素驕悍，公先嚴將帥誅求之禁，然後申法訓戒之，軍無敢譁取戚，公繼光舊法，什伍編列，壁壘號令，煥然改觀，南兵差船六百餘，舊制立五等，一造十四，修名法繁多，奸役遞相牟利，公定爲三

等九修之則九修以二十八年為率以大修中修小修三等
 限以一定之費使法簡目簡而易覈通計三十年省費十六
 萬就清字蟬聯而下當時便之然後知公非盡以廉靜無營徒飾已自將以為
 名也然公方為南吏部時聲稱藉甚執政寓書擬改北銓其
 座師宮諭蕭公良有亦以相告公遜謝再四竟不樂居羶塗
 移病歸歸四年乃復補南驗封司無何丁袁太夫人艱已服
 闋有勸公就補者公弗應薦疏數十上是時神廟慎惜官爵
 所推補大僚往往留中不下即庶僚起用亦多留中或間用
 副推以示不測時部議起公藩臬章數十上竟不得旨已改
 為副推又不得旨公於是時歷部曹二十年幾老矣終不以
 為念至戊申乃補武昌自戊申起用又十年吏部三舉卓異

福建巡撫黃公承玄舉公自代非有不次擢而當事者竟寢
 其議久之乃改操江及妖賊平或告公曰是宜疏自言於朝
 公曰吾河臣也河臣無兵無餉不得已設奇應之以宗社之
 靈漕得無悞何敢言功已部覆東省徐淮功次僅得加俸一
 級賜白金文綺者再或曰是宜進爵錫廕公復遜謝不自明
 至南京兵部尚書視事數月即引疾請告竟以忤璫歸蓋公
 難進易退有古大臣風又如此新天子御極方議起公田間
 而公卒矣公生平於文章好陸宣公王文成常持以自隨又
 好稱說薛文清海忠介逸事其為學以躬行為本在南都時
 銓曹號清署日與李公廷機楊公時喬瞿公汝稷論學不倦
 所得者持之益堅至於臨事無大小務悉利病人各得盡所

長性好保護善類服官以來爲德甚衆或不盡知未嘗有德色與人交絕去城府或好暴人之短輒止以微詞去則隱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則未嘗不介然不爽其分然則公之爲學得於躬行在居官廉能之外者人尚未之盡知也公諱道亨字孟起別號蠡源其先世居九江爲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歷唐宋十餘世同居號義門陳氏紹興中有諱績者仕安仁遂爲安仁人在安仁傳毅菴公標標生錦江公瑞卽公父也錦江公徙新建娶於藩府生子而天又娶袁太夫人而生公公年二十補諸生籍卽廩於學宮歷官至南京叅贊機務兵部尚書距生嘉靖壬子十月十九日爲年七十有七卒贈少保賜祭葬如例易名清襄祖毅菴公父錦江公皆以公貴贈

南京兵部尚書祖妣余氏妣朱氏袁氏並贈太夫人配劉氏封夫人副周氏趙氏兩遇覃恩廕子者三長卽士業名弘緒以廩生補廕入監後以辟舉任晉州知州歷安廬監軍夫人周氏出次弘綸以附生補廕入監任刑部主事夫人趙氏出女二孫六涵滄澍潤弘緒出濟宏弘綸出孫女二婚嫁皆名聞詳具士業所述行略中所著有奏議五卷詩文一卷尊生日錄二卷藏於家子生也晚不及知公之壯矣而幸與士業交最久竊謂自神廟之季議論煩興士君子不幸而涉末世之波流欲矚然無譏難矣獨公始終無間言豈不言而躬行有以致之邪抑學道謙讓有功不伐置身功名之外故能如斯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吾於公見之矣謹據士業所述而

敘其世次歷官行事大功大節之著者上之太史氏以待立
言之君子謹狀

極淨極鍊

墓誌

明故南京工部右侍郎贈南京戶部尚書景渠李公墓

誌銘代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十二月十日南京工部右侍郎景渠李
公薨於位禮部請如制予祭葬得報可又六年為天啓元年
辛酉吏部請如制予贈有旨贈南京戶部尚書蔭一子入國
子監且議謚聞謚未上而公之子敷章敷碩以玄宮之石請
誌銘於公之友人禮部郎中方應祥謹按公姓李氏諱德陽
字伯英世為廣德州人以其父松渠公故別號景渠會祖諱
某祖諱某父崇謙嘉靖丁酉鄉試舉人歷官某封某母孫氏
封宜人公以嘉靖四十四年乙丑進士授浙江蘭谿知縣轉

南京戶部主事吏部稽勳司郎中出為九江府知府轉廣東
 兵備副使請告歸養者十年終外艱萬曆丁亥起福建漳南
 道遷廣東叅政歷江西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廣左布政使尋
 授節鉞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再請歸養二十餘
 年終內艱辛丑神廟褒撫楚之績驛賜公白金甲寅起南京
 工部右侍郎以李公天性至孝勇於為學毅然以繼正學為
 已任居官廉敏自將而尤長於政事然終身不苟阿權貴故
 通籍五十年而官僅至於陪卿其在蘭溪地衝煩民俗頑詐
 公為之以廉能稱權淮陰關盡蠲浮苛以惠商曰吾恥以關
 為市為南司勳佐少宰攝理察政精覈無私在九江築三洲
 堤障湖瀾以圩民田建澄江樓控長江上游江以無盜丙子

彗星見偽漢裔柯氏乘星變訛言有兵相率詣縣請甲冑縣
 令愕不知所為公曰是可以文令不可以武禁擇其稍馴者
 為請於提學使籍之諸生餘戒使歸田柯眾以安為巡撫核
 賦役之煩擾者勒為書築黃梅城建天柱縣以安眾至今利
 之中貴人倚採辦罔利荆沙衡永公言木植例取秦隴立為
 奏免省楚費以萬計長安人冒稱勳臣王弼裔誣楚藩有寄
 帑請上輸助大工公言弼以藍黨國除豈有帑遺其子孫且
 中使借金吾搜王宮非所以全藩國體既而發其姦果長安
 無賴子相聚為欺島變蹂躪屬國永順土司願助兵東征陰
 行窺伺公力為區畫而羣奸屏息蓋公之所以居官者如此
 然公舉進士則出相國高新鄭之門新鄭遣所親授意將置

之館閣公恥為徑竇乃以選例出為令令蘭谿又不能屈曲
 事其部中顯貴顯貴人中之督撫幾註下卷賴龐直指省菴
 吳黃門悟齋以免既而新鄭敗公以不走徑晉南司勳而公
 之令蘭谿也故相趙公穀陽以老孝廉落魄嗜酒徒跣而見
 公公不為禮趙既貴顯公避之林下卒之起公節鎮者趙公
 也天下莫不以此多兩公而公雖不阿權貴亦卒以此見直
 其備兵廣東也松渠公及孫宜人以嶺嵐不欲行公陞度嶺
 聞鵲鵲聲愀然請歸侍十年而終松渠公之喪巡撫湖藩登
 雄楚樓慨然有狄梁公白雲之感得終養孫宜人者又十餘
 年計公通籍五十年而先後終養二十七載其於忠孝之思
 進退之節天下無間言公又推其餘以事長睦族其以甲子

領鄉薦也松渠公托公於其同年濮陽真菴先生公事真菴
 如父入都門族人以逋解繫北司城獄慨然曰焉有數千里
 外見族人淹禁而不一動念者傾囊中且貸百金贖以歸及
 其宦成捐田百畝為義莊以周其鄰族凡此皆公孝友之餘
 而公自幼莊雅不事諧諛私以命世自期即為學使楚侗耿
 公所知為詩文清遠間澹而尤以講學為急所著理學臆言
 義蒼子諸書大槩厭近世借良知之說以文其禪其言曰不
 知精察此心任其所發遂以為良知則將認欲為理肆意妄
 行終歸於無忌憚之小人又曰人心學問涵養方能自立初
 學小子自謂先立其大不過悍然不顧自用自專而已又曰
 立門戶以新耳目後儒之陋也其書反復辨誦必不苟安於

應繼正學句言之獨詳

近世徑捷簡易便安藏拙之言以飭其不肖之心世之爲二
溪之學者其視公之書宜乎扞格不相入也公生嘉靖丁酉
十二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九卒之日同官改亭丁公爲之
賻而後能舉喪娶鄭氏子敷章廩生以公蔭恩生次敷碩恩
貢生敷章娶夏氏繼娶濮陽氏敷碩娶吳氏女三長適濮陽
樸次適步階次適呂孟尹孫男四尊元尊憲尊亭尊宇孫女
十曾孫二俾价曾孫女六其葬九里龍之麓黃楊山公所自
卜也今述公孝友居官論學之大節而爲之銘曰孔湮墨熾
神祖聖落又於吾儒門分戶角告子曰生佛氏曰覺曰任良
知曰無善惡四者同趨萬口喧詠我觀聖人戒謹有恪靡朝
靡夕臨淵履薄牛毛繭絲石磨玉琢吁嗟先生振迷秉鐸山

陰之門口鉗色怍新安之苗是刈是穫服勞西東維孝與忠
踐敷中外鼓鐘於宮江漢湯湯膏雨芽起帝嘉汝績朱提驛
封晚起陪京宣勞陵工代司銀臺攝理儲綜城殿嚴翼靡細
必躬勤官而死帝典克終靡勞不酬司徒是隆旌於有位銘
此幽宮

先提數句後錯綜以應之氣何踈磊一銘更可干城吾道

行人司行人陳公方城先生墓誌銘

公諱際泰字大士號方城其先系出江州義門自義門分入
 建昌雙井里數傳而有小五公者又自雙井徙臨川卜巖平
 居焉遂世為臨川人繇大士而上十世祖仕榮舉勝國鄉薦
 第一曾祖永厚祖金珂俱以淳德聞考儀通五經及諸子家
 言少隨父客閩汀州武平教授其地號大師因娶於其里之
 鍾氏是謂贈母鍾孺人儀亦以大士貴贈如其官大士生於
 武平象洞幼無師贈公得大士晚穉愛之尤不欲苦以吟讀
 顧其聰穎天授四子之書若五經章句聞而誦誦而解解而
 別出新意奇慧驚人其地宿儒名為淹雅出其下遠甚稍長
 竊模擬為文章所以能文章之故事絕嘗軌語具陳氏三世

傳略中武平鄙邑無所用異物大士既冠而室乃決志歸臨
 川年蓋二十五矣歸而困乏不能為衣餽計居三年始受知
 於邑侯滄孺袁公督學太蒙王公補郡弟子又六年而餼餼
 二十八年當崇禎己巳始中明經選踰年庚午始登賢書第
 七人又五年甲戌始以春官第二人成進士至丁丑始除行
 人官行人四年一奉差益藩再典試黔中最後護蔡相國國
 用喪而南以疾殂於濟寧終始四十年而出處之事畢矣然
 其為諸生特久耳大士曠代逸才眼高手捷生平以詣力佐
 其神悟筆下沉博宏麗途逕巉險不可思議掉臂軒眉孤立
 行一意不為故跡所封不顧世法世眼以振迅而興故大士
 之文章道義意氣聲名鼓動天下數十年無能敵其響者而

所及於當世之儒生士子殆忘苦而功高耄乃一第不獲竟
 其弘偉豈不痛哉且大士負經濟實用智勇沉深悉古今事
 變明練老成所抵掌天下大故必當際會期可見諸行不苟
 為異同亦不屑屑迂腐輩繩矩使國家能庸其少壯足有所
 委寄分朝廷一面之憂而困頓摧折之於彈琴寤歌之際顧
 若此何以徵大士大士初不自意功名遲暮故其膽氣悍如
 能澹然於遇合通塞之間不及芥蒂視一切矜炎競熱者曾
 中固奴隸之矣既晚達又不上壽宦亦不顯文止日所云大
 士無多見見此真知傷大士者哉至若大士所徵自見者於
 大士猶杪忽耳如戊辰建策平妖一事也已卯應詔陳言一
 事也戊辰之歲妖賊張普薇僭號峯山大士時以使差歸里

普薇擁衆數萬震於其隣勢轟熾不可遏郡太守某臨川令
某某不羞講與走矣會撫臺解公視師至昭武大士發奮上
密畫於軍府解公領其計日解遂移節旣江逼其穴而求之
叛魁以其元饋焉散妖爲民氛悉平太守以下媿沮欲死大
士功也臘冬大士報命未抵京寇已躡內地崩七十餘城擄
殺男婦百萬萬大士可以止而弗止也疾軀入都門憤憤對
衆而言曰君父憂危而文臣工於處堂武臣拙於死難有識
之士反噤亡以施奈何明年有詔諸臣皆得言方略大士條
十疏上之疏並留中予讀其疏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語語破
庸人之論惜其稿不傳予惟宋建炎間其大僚肯言事言事
而慷慨激烈警切深摯者無過宗忠簡李忠定二公然一疏

上黃汪輩輒以爲狂高亦不省終於措國於西泠不復恢有
中原大士喃喃崇禎之季豈異於此歟夫以大士之志骨才
之音作節奏此更迤速識心魄而天不與之時人不與之位徒以老大傑特之氣談
痛癢於庸人彼橫金尸素之流誰暇遠謀大士雖有喙三尺
不嚙噓以死得乎嗟夫此國勢興衰存亡之所繇判也其幾
見矣爲大士者可悲也夫大士雄姿毅采英悍浮於眉宇聲
琅琅如出谷鐘名噪海外未嘗有溢志倨色以文章殉友爲
性命愛好人材稱引惟恐不及士有纖瑜必獎許播揚之使
就其所長故世之學大士與爲大士所拔濟而成名公鉅卿
者無慮數十百輩善持議論微入豪出一往百折曲盡其波
瀾宛委之致可令老嫗聽之亦令名流俊士酣適其中若高

岸深谷不敢窮其所至。曾勝舌舌勝筆筆勝千古。非諛耳生
 平不喜講學。不談禪。蔡雲怡以二美妙天下。欲與大士說微
 往返數千言。竟不能屈大士而去。二書今存其一。以觀大士
 洒洒落落。固非目前講學談禪者之所得。而裝裱斯人也。予
 獨惜大士。湛于經術。精於史學。而不得在中秘。領袖諸賢以
 完一代之書。具真實經濟。而不得蚤遇。俾居樞要。若方面之
 任。以展抒其懷抱。區區用文人之雄取尊。今後烏足以瞑大
 士哉。子三人。仲季以才著好學。工古文詞。磊落有高志。知名
 於時。大士正傷感瞑而無憾者。乃此耳。大士未死時。有四書讀四書
 正義五經讀前後制業。近萬篇。行世文集若干卷。其半久傳
 于天下。其子編次其全部。藏于家。予思誌大士。何易形容。亦

何可悉數。然如張禮部采之序。羅禮部萬藻之傳。廢子之述。
 詳畧相差。法當並觀。可以識其風云。銘曰。大士之前無大士。
 大士之後無大士。以大士之志骨。以大士之才識。以大士之
 心魄。而僅止于此。天平予負人乎。予負抑聲名乎。予負
 通首着眼在汪黃以後一段文字。而前後悲纏哀激義關
 宗國不獨友生之誼而已。此先生高絕處。

論

宋史三論

嗚呼漢唐而後禮之見於史者果可謂之禮歟予讀其書不
過有司之儀注而已耳古之帝王修身齊家以及於天下殷
周之興遠自稷契積功累仁千有餘年而後禮樂興宋之爲
宋規摹褊淺蓋可知矣郊禘之事至不能舉其太祖之所自
出而所爲因仍附會緣飾先代之禮以自文者中更二三大
儒不能正其非豈當代之君儒者固有所不盡言歟司馬遷
作史記禮樂書於高惠文景之制缺而不詳或曰十篇有錄
無書書蓋褚氏所補予謂遷特諱言之而槩取荀卿諸儒禮
論樂記以當之且以寓追古慨今之意非闕也其意曰是安

得有禮樂云爾然後知遷之意微遠矣若夫紹興而後寄國於山蹊海嶠之間庶事苟且忘親事讐其於禮樂之本何如也予欲更定其名曰宋禮儀注而正其先後議禮之言使是非有所究蓋史遷之意也

右論宋史禮樂志

嗚呼始為天地合祭之說者誰歟何其鄙誕而不經也天地之形雖分而同屬於陰陽之氣則合陰陽之氣天與地皆在其中其分陰分陽者○特見○一氣而已天地之氣往而伸則為陽閉而息則為陰非天專有陽地專有陰也譬之人身一呼吸之間而已非以其呼者專屬之精魂以其吸者專屬之骨髓也冬日至祀天於南郊之圓丘所以迎陽氣之始也非祀天之

形也一氣潛萌於黃鍾之宮地之陽氣與天俱升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夏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也非祀地之形也霜露冰雪以漸而至天之陰氣亦自是始升矣天地可以形分而陰陽之氣不可以分屬天地南北郊之祭蓋分陰陽之氣而迎之非分天地而祀之也議者徒見孝經有父事天母事地之文遂有天地合祭若夫婦同牢之義而以人神禮之如是則所謂地者殆將姑嫜其貌勢必至如道家之妄於山川后土之神一切冠以天妃聖母碧霞元君之像而後已嗚呼何其鄙誕而不經歟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並舉郊社非大社也蓋指皇地祇而言以其為覆物載物之始故皆稱上帝然則南北郊之祭雖謂

之皆祀天可也。豈待後世紛更而配合之哉。況器用陶匏牲用犢異於明堂之祭者不以人道事之而已。而又爲之合祭以類其配偶。是以人道事天地也。嗚呼。何其誕歟。至其最陋而不通於是南郊之壇。其位次遍及於周天之宿北郊之壇。及於嶽鎮海瀆丘陵墳衍。是真以南北郊之祭爲分祀天地之形。無怪其亟亟然欲合之也。有南郊而無北郊。迎陽而不迎陰。然則獨陽不生。乾坤之策幾乎毀矣。其何以配天立極。爲天下神明之主乎。若夫萬乘之尊。不可以暴暑推恩。太繁六軍望倖。大裘不宜於仲夏之月。以其小不便而廢先王對越天地之禮者。其議乃出於宋之名臣。嗚呼。又何足怪也。

右論宋天地合祭

嗚呼。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而受命有功德之君。如周之文武。則又有文世室武世室。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祫享大祭。太祖正東向之位。斯禮也。雖百世可知也。然不幸而受命之君。起於側微。非有殷契后稷以爲之太祖。如漢唐之君。而又不幸如宋之自僖祖以上。遂無可譜系其所自出。則藝祖之身上。及僖祖不過五世親。未盡而不能備七廟之數。則何以議之。日以僖祖爲太祖。及藝祖之身可也。及太宗之身可也。及真宗之身可也。仁宗則當祧僖祖矣。英宗則當祧順祖矣。神宗則當祧翼祖矣。哲宗則當祧宣祖矣。而後藝祖爲太祖。正百世不遷之位。郊則配藝祖。明堂則配太宗。禘則推藝祖之所自出。爲僖祖。而以藝祖

配太祫則藝祖正東向之位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而太祖太宗兄弟相繼當徽宗之世太宗親雖未盡而廟數已備至欽宗則親又盡矣而太宗以有天下功德爲太宗世室欽宗以後仁宗又當爲世室而三昭三穆在二世室之外斯禮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躋僖祖以配郊褻上帝之祀已不可言矣降藝祖於昭穆不得正東向之位豈非宋諸儒之過歟吾爲之論次如此

右論宋禘祫

論禮之家考訂同異紛紜不了漢宋諸儒通弊爾爾此于郊社禘能言其必然之理不犯此些些藤葛真大儒大臣獨斷獨行之手

書牘

寄李孟白老師書

數年不捧老師手教馮順之來拜讀台翰如覩師顏矣不肖於舊秋九月曾奉尺牘一函拙刻敘記雜著一冊托張謫宿代郵西陵今春與令弟歲卿聚首都門復與羅文止各書伸候今讀順之所致台札似未見托謫宿郵致者豈謫宿亦浮沉故人書牘邪聖主龍飛百度維新向時官府未盡清者今已清姦惡未盡除者今已除視不肖都門寄書時蓋已再更局面然不肖竊窺今日事勢其可慮者大端有三主上聖明天縱而大小臣工大半皆入股文字因緣僥倖其通古今識時勢練達世務者百不一二召對之餘無文彩學問以動上

心厭薄其臣自此而起一可慮也。賄賂公行陽春之後得流
寬政畏國法之心更不如向時畏廠衛番緝之心矣。今日聞
一人明日聞一事卽如韓某一對始何慷慨旣而支吾矛盾
徒致主上以不信待下耳。將來以申韓之察爲主術又復如
神祖晚年一切章奏等之吠厖漫不視省其勢有必至者二
可慮也。偏鋒不宜太使孰若以蕩平正直盡洗舊局恐諸君
子一槩以形聲爲氣類小人從此望風承旨置身其中聖主
深恩過計轉而更端風波不定何時而已。三可慮也。老師踐
敷中外多歷年所此行出山天下想望風采知數載泉石端
居深念待之有餘無俟不肖之媿媿也不肖自北而南濡滯
金陵資斧俱竭擬重九後入吳門自錢塘歸敝鄉因與馮順
之計同舟豫章城作一年筆硯役不料順之改計西歸旅中
蕭條更無以資舟車重負台念也

人主孤立門戶疊興其于國事猶著筴矣

與蔡雲怡先生書

舊冬以千里行役未及卽構鄙言種種拙悞已詳賤牘托敝
父母於十月杪郵致老公祖台臺想台閱已久不敢再贅今
春正月下旬自金陵返舍始得靜讀行略布置經營深愧學
荒才短旣無韓昌黎王荊國之高削無六一之風神而又以
向未習太老公祖風度於嘻咲怒罵之間得其鬚眉神韻止
據老公祖所示裁剪詳略以所載關係人品輕重爲後先雖
布置稍妥而風神萎蕪更祈老公祖大加郢削爲懇中間微
有改竄似當與老公祖詳之據產負租憐其貧而弗取則不
必更言官爲直之鳴之官則非憐其貧之本念更似求白於
官者故僭抹此數語時馨公直夫公在老公祖行略當稱號

在不肖作傳當直載其諱不然後代不知爲何名而銀臺司
寇等改用本朝官名爲委禮普陀非儒者所重以拾遺金附
其時似爲事神而動念者徑抹之可也奉釋戒禮雲棲俱宜
傳末附見以上種種皆不肖迂腐之談仰惟老公祖裁擇說
書一編針救羣蒙捧讀再四提綱挈領謝教宏深但不肖謹
王文成生平詆譏朱子不免過當惟大學古本一事則雖朱
子復生當爲首肯聖經一章之後不首誠意而首明德則此
明德功夫從何下手格致之傳原非闕文亦非以聽訟例格
物蓋格致不可名言藏在誠意章好善惡惡意也所好所惡
之事必麗於天下國家卽物也知爲善以去惡如惡惡臭如
好好色卽格物以致知也誠意爲下手入門功夫此處併格

致一了百當然後爲盛德至善自修治人之極故淇澳二節
次之然後德可明故康誥章次之然後可以新民故盤銘章
次之然後爲止至善故邦畿千里三節次之而總結之以聽
訟曰此謂知本若硬板分章不惟失古人文字參差不齊互
見互發之妙而不首誠意則茫無下手功夫矣將何以明其
德乎不肖已於批點蒙引中詳言以示後學及批時文中亦
詳言之每見蒙引泥註處存疑必爲分別蓋發註所未及非
如近日以二氏譏註者之比若朱子補格致雖似贅設然其
言物未嘗不徧及身心意知天下國家非專指誦讀也格物
之訓當從朱子而古本之復當從文成折衷去取不必拘拘
也併附此語請政大方嗣容榮遷之日專叩省會再理前說

不宜

先生無語不干城洛關獨干大學依信陽明亦見習中無
窒礙處

三答楊惟節書

家君家母遠承袞袞且駢及名友姓氏光藉奚啻百朋捧讀
大篇不以子之遲暮於一遇爲家君家母壽在父母居之爲
美德不顧其父母之祿養而甘心爲遲暮需待之業則爲人
子者固自以其可罪成父母之美也良友之規等於藥石然
以是謏弟之又任古人中傑然不顧俗好惟一退之一承叔
耳其爲謏弟之文則至矣銘謝銘謝至於大儀槩不敢領不
獨以袞言爲惠已多且亦附於古人重禮而輕貨財之意惟
兄諒之別諭云云兄卽不言弟猶當言之况兄已言之乎大
約天下之治在得人人皆爲良有司有司不必皆良在治有
司者得一賢政府則吏尚書自得其人吏尚書得人則必能

揀選賢能撫按撫按得人則司道自能奉職唯謹司道奉職則守令自能其官即有守令不能更張緣置不踰時而地方之事畢舉矣此所謂綱舉而目張也其效也恒積小以至大即如今日贛州之事一縣有才能知縣平時必能一面訓練土兵使可禦盜一面安輯平民使不為盜臨變必能固守一城各縣有才能知縣則合贛州之知縣以守贛州各府皆然則合各府以守江西各省皆然則合各省可以守神京此所謂積小以至大也兄果必先有言而後受事乎兄有此言弟亦常有此心然遲迴思之公祖父母皆與我為讐矣將來江西撫按皆先以成心待我矣將來兄所選地方撫按又皆以成心待我矣紛紛疑阻兄能自堅然須再加商量將來弟與

人看破我所委任之人果人人不敢負我我所用之言果言果盡以望賢為心皆為我應如臂指與審如是則何不可之有若明知其未必如是而且行之先有言而後受事謂之盡善心不欺君父而已於可為於天下則未也然弟願兄之盡吾心而已即不然使聖明知萬里外有如此塞聰而蔽明者弟萬一撫按之改轍司道之改轍則亦兄之造福也傳聞選格兄當為知縣知縣之官惟有公廉勤恕四字公廉則兄所此真名士對証之藥有餘弟更以勤恕相進每見府堂刑廳縣堂三處拘番人犯其人重非死辟輕亦不當笞杖僅以新舊相接停閣未審或

以隔府關提証被未至或以官自愛惜明知非寃欲行規避遂至其人病故獄中與經年待判久累破家者皆不勤之過也兄律已甚清持法宜恕昔人所云一門之內大者可誅小者可論何地不然何人不然弟之進兄如是而已所再囑者願兄至京師口不言兵此事終非吾輩書生所熟擇可爲者言之耳其餘則皆不必爲兄慮也本應躬至章門一酌而別以弟歸自金陵不過一月百冗未畢且以爲見兄所言亦不過如是而止拙選久已布行所僭評大槁行裝尚在舟中未至然亦勸仁兄不必再作文章想世間好事甚多弟序中所云大之寧一海內鞭笞亂賊次亦刑名錢穀民社之司何地不可表見願兄勉之弟惟取大製中如力行近仁經綸大經

聖人人倫之至等五六篇文字評入歷科兄自可以傳不必多入多則不精不貴

篇凡五段段段是留心世道語莫以文人目之也

初答臨川張侯書

別老父母後從巽甫令古接台諭卽欲作報章而未得轉致
別論於地主故遲遲未復比詳達台囑方擬削牘上陳而地
主已捐俸相贈因束裝放棹於歸塗便奏也本應躬叩綠榮
行已逼人事匆匆而不肖弟亦尚有文債未畢速旋虎丘畢
之計樞謁必羈半月又度不一月當謁賀治所目前班荆酸
語不必縷縷也老父母文章經術照映江左曩時辱收不肖
於聲氣之末今又得仰庇隣封方此之時交游朋舊莫不誦
道德進聲譽於前而不肖獨由古人之義每進見及退而語
人必不以諛而以規以勸蓋知老父母爲聖賢爲豪傑則必
此老不輕薄人如此以聖賢豪傑仰待老父母耳不肖前對謝象老曰張受先不

患不廉不患不勇所欲更益之者有三言曰擇交游慎舉動却名譽而已今老父母且蒞事矣不肖所進仍如是也夫臨川之政尚未見於施行而太倉之民家戶戶祝操此爲券不卜可知臨川之政不肖未敢預言而太倉之政則不肖願更端焉夫古之聖賢莫不廉以持已勇於任事然亦有廉於持已勇於任事而不至於聖賢者何也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耳蓋不肖之鄉有鄒南臯先生以直諫清節聞天下居鄉受訟牒必偵其不平者諱之有司然而門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奴時從其中上下其手先生勢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面從而實應且憎矣故南臯先生之謗不少及今捐館以官保總憲而家業不滿千金然後南臯先生之心跡明

然已遲矣

不肖之鄉先時又有羅近溪先生者篤交游明理學門生有一長喜見於色其講學子弟有緩急千里來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諱之撫按或諱之他省撫按然終不免以熱腸受謗又終不免以廣交受欺至先生捐館家貧不能具棺而後近溪先生之心跡明夫兩先生者可謂廉於持已勇於任事矣而不能至於聖賢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聖賢也今日太倉之政老父母已中分太倉州尊之權而謳歌訟獄者歸焉得無有寄耳目於人如不肖所慮者乎推而之於臨川亦如是也不肖於臨川之政未及早知而先舉太倉之政以告焉者如此雖然願老父母守之以恕今日老父母爲鄉紳則上侵太倉州尊之權老父母爲臨川若有欲爲老父母所爲者則

將任之乎。禁之乎。彼亦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任之則不可禁之。則不怨。然後知聖賢於學問之際。兢兢乎難言之矣。不肖行矣。不叩。潭府既恐以口腹混台嚴。又恐以私進語言貴治部中。縉紳豪右以中傷疑不肖。想默解此意也。虎丘尚有句日。留卽入武林。當與台旌相後先也。

機鋒大似國策。持義嚴正。則何媿一篇語錄也。

答陳人中論文書

人中足下。向在婁江舟中。藝仲示我足下時菘數首。不佞讀之。頗覺落想異人。雖中間操縱未純。然度爲此不難。及在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輒詆毀歐會諸大家。而獨株株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之文。以爲便足千古。其評品他文。皆未當不佞心。竊嘆足下少年。未曾細讀古今人之書。而顛倒是非。需之十年後。足下學漸克。心漸細。漸見古人深處。必當翻然悔悟。目前不必與之諍也。及足下行後。則從友人得見足下所爲。悄心賦乃始笑。足下嚮往如是邪。此文乃昭明選體中之至卑。至陋。歐會大家所視爲臭惡。而力排之者。不佞十五六歲時。頗讀昭明文選。能效其句字。二十歲後。每讀少作。便覺羞愧。

汗顏而足下乃斤斤師法之此猶蛆之含糞以為香美耳故
 張口罵歐曾罵宋景濂罵震川荆川足下所寶持如是不足
 怪也及使者來發足下書本欲置之不辨然不佞憐足下之
 才而又哀足下之未學憫足下之墮落則不得不正告足下
 足下書甚冗然其大意乃專指斥歐曾諸公以為宋文最近
 不足法當求之古而其究竟則歸重李于鱗王元美二人耳
 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
 津筏而上又謂歐曾蘇王之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
 求末夫足下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求真為左氏司馬氏
 則舍歐曾諸大家何所由乎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
 職官地里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於吾文獨能存

○是取○高○

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韓歐奚由譬之於山
 秦漢則蓬山絕島也。去今既遠猶之有大海隔之也。則必借
 舟楫焉。而後能至。夫韓歐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於秦漢之
 舟楫也。由韓歐而能至於秦漢者。無他韓歐得其神氣而御
 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而沾沾然遂
 以為秦漢。則足下之所極賞於元美于鱗者耳。不佞方由韓
 歐以師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韓歐。不佞方以得
 秦漢之神氣者。尊韓歐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句字者。尊王
 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之一鱸一鱸濡裳
 而泳之日。吾不藉津筏而舟渡也不可也。以為藉韓歐而至
 史漢猶之乎一鱸一鱸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何

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迹吾姑不論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之文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於太史公蓋得其風度於短長肥瘠之外矣猶當謂之有迹乎猶謂之不能徑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爲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艚舟中之一物耳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於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予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

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大嚴耳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於有迹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大嚴稱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潦草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餽飣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澁乃真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爲有法可乎足下以賦病宋人誠是矣然天下安有兼材必欲論賦則奚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病也然則足下惜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乃甘退處於六朝排對填事柔靡粉澤如是而譏宋賦恐宋人不

受也宋之記識有如賦如文者然亦其一二耳以此而病全
 宋是猶見燕趙之醜婦而遂謂北方無美女見吳之粗繪敗
 絮而遂謂江南無美錦等耳如是而以變亂古法罪宋人宋
 人不受也足下又引李于鱗之言曰宋人憚於修辭理勝相
 掩以為宋文好易之證然予則曰孔子云辭達而已矣未聞
 辭之礙氣也辭之礙氣為東漢以後駢麗整齊之句言耳彼
 以句字為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
 而通謂之辭非如足下之以矜句飾字為辭也故曰辭尚體
 要則章旨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最者必難
 遂謂易經時代最上古其文最難書詩次之春秋又次之禮
 經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居六經末以是為經之差等以是

為時代之升降審如此足下悞矣足下云易修辭最難時代

最古故文最高書經次之足下讀書夢邪醉邪易雖自伏羲

然一畫耳未有文字象爻辭皆文王周公所作故謂周易尚

書自堯舜始次夏次商乃至周去文周彖爻辭乃在千歲之

前足下謂書在易後時代稍後文遂稍不難而次於易經何

謬至此也且易之為經原由象數其體自與眾作異若果以

難為勝則周公之書如洛誥召誥大誥多士多方立政及大

小雅頌等書當時何不併作爻辭體盡取初九初六潛龍牝

馬之說入之邪足下又謂禮經出漢人故文最條達以為文

之高者必難卑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難近者必易之証如此
 則何必漢儒禮傳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矣孟子想足下所

此源流易辨

此理體難晰折辨得妙

不胥至於孔子足下謂笑宜稍恕之得無以條達遂為論語病邪抑足下生平不悅宋儒遂併孔子論語視同宋儒語錄不復論其文邪抑可謂孔子生春秋時故其文遂不及易經不及書詩邪且孔子左丘明同為春秋人而論語條達不同左傳何也又不同後之公羊穀梁何也然且無論論語即易經上下繫傳皆出孔子其語皆條達不似文周象爻則足下亦將抹去孔子繫辭不入易經獨存文周象爻辭邪文各有所主各有時代正論唐宋之不肯襲秦漢句字猶孔子之語必不為易書詩也如此論文足下必當以楊雄太玄唐樊宗師宋劉幾之文為最矣無怪足下之貿貿然無所之也然足下所尊奉空峒鳳洲乃正嘉近時人則似不必遠語上古也足下又云

唐後於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於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又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又粵粵然所尊奉之王李邪宋之詩誠不如唐若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唐獨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數君子皆卓卓各家願足下閉戶十年盡購宋人書讀之然後議宋人未晚也足下又曰江之行灑灑最難勢最奇至於海則平易坦直得金焦障之以比功北地濟南為能與水爭順流反之勢嗚呼是何謬邪夫今之論文者譬之論水不必論瞿塘不必論金焦當論其有源耳江水惟有源故至瞿塘而能險激至金焦而能洄洑至海而能汪洋浩渺魚龍百怪學之有源者何不可之有自北地濟南

之文出學者束書不觀止取左國史漢句字各物編類分門
 率爾成篇套格套辭浮華滿紙如今市肆賣壽軸祭文文字
 者然足下以為北地濟南之文難邪易邪與水爭勢順流邪
 逆流邪使其勢難其文奇則不應無限代筆秀才供應衙門
 皆能效之也然則吾將反足下之言而告足下日獻吉于鱗
 元美譬則兒童也羣從而嬉甚樂也父師督責之以詩書則
 感額相向何則束于法也彼畏宋人首尾開闔抑揚錯綜之
 嚴而不能為也畏宋人之古質朴淡所謂如海外奇香風水
 齧觸木質將盡獨真液凝結而不能為也國無法則亂家無
 法則譁故即以此語勸人中立身立文於聖賢禮義之中而
 已足下又痛詆當代之推宋人者如荆川震川遵岩三君子

嗟乎古文至嘉隆之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
 不歸王則歸李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傲然不屑受其直口醜
 詆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生尚知讀書者三君
 子之力也足下何故而苛求之其文縱不能如韓如歐乃遂
 不如王李受足下一盼邪且足下於三君子中稍怨遵岩謂
 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矣遵岩少時抄襲秦漢句字其後悔
 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
 遵岩以其少作為臭腐而足下羨嘆之然則足下乳臭時更
 勝足下今日邪至於宋景濂佐太祖皇帝定制修前史當
 時大文字皆出其手我朝文章大家自應首推其文或以應
 刺故不甚暢其所言或一二率爾應酬出自門人編錄者則

誠有之要之師摹歐會不可誣也足下姑取其序記傳之佳者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足盡我明之長然自今論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又痛詆之何也震川集願足下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川文至震川時駁之未晚今恐尚懸絕足下之論止此故答足下亦止此計足下之病源皆由不知古文二字業於彛仲書中言古文之詳不再述也足下驕穉養不能遠從明師足下之鄉有婁子柔陳仲醇兩公雖未得韓歐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備贄往請爲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讀書十年徐徐與不肖論文未爲晚也

人中之人人中之文自足千古不以先生此書遂損聲價

然先生痛抉齷齪習氣冷嘲熱罵直是披雲掃霧之手
人中不能不折角也

答夏彞仲論文書

別彞仲三年而會於婁江又相將入練水舟中快談上下數
千年雖間有異同度其同者聖人復起不我易也度其異者
彞仲將來終與我同目前所異自彞仲之過不患彞仲不我
從也使來接兄教三復思之首尾結意皆在修辭二字而其
究竟一說則要歸于獻吉于鱗元美三子以爲三子皆能修
辭未可非而末後言辭之究竟則曰句字崇飾而已矣嗟乎
吾兄何其視古人太輕視今人太重邪夫以司馬子長劉向
昌黎永叔之文况舍其根本六經與其法度章脉變化生動
雄深古健之大者不論而曰止於辭則視古人太輕也且又
取易詩書春秋三傳而亦曰是皆古聖人飾字而爲之則視

古聖人又太輕也。因而及於浮華補綴塗東抹西左剽右竊。取史漢句字割裂而餽飭之。如今之王李者皆得附於聖人。修辭之旨是又視今人太重也。况以句字崇飾盡修辭之義。則請爲先言辭之原。而又以刻盡辭華歸之平淡者爲非。則又請與况言古文之辨可乎。子曰修辭立其誠。未聞以敷衍爲誠也。又曰辭達而已矣。未聞以靡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有要。則今日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餽飭剽竊句字爲體要也。蓋古人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通篇首尾開闔而言。非以一黃一白一朱一黑儷字駢音而謂之辭。如此則古今文章何必司馬遷劉向何必昌黎永叔。只一六朝人可謂辭華之極矣。則况且銖銖而法之乎。卽如太

史公弟與况所首推者。然每讀其文。譬之神龍行天。雷電恍惚。而風雨驟至。百昌萬物承其汪濊。皆各有生動妍澤之意。此豈可以句字求之。今試取史記去其所載尚書左國及屈原長卿騷賦之文。而獨取太史公所自爲贊論序略者讀之。其句字可謂惘質無華矣。太史公豈不能效易效書效詩效三傳而爲之乎。無他。時代各有所至。效昔人而贊其句字。未有不相率歸于浮華者。若况之所謂俚雅。則有分矣。每見六朝及近代王李崇飾句字者。輒覺其俚。讀史記及昌黎永叔古質典重之文。則輒覺其雅。然後知浮華與古質。則俚雅之辨也。百物朝夕所見者。人不注視也。則今日獻吉于鱗元美。剽竊成風之謂也。用功深者收名也。遠不爲當時所共怪。則

必無後世之傳則韓歐大家與今日有志斯道力排陳言不爲浮華補綴之謂也蓋所謂陳言所謂浮華者韓則指晉魏齊梁而言歐則指唐季五代而言今日之君子則指王李而言其爲憂憂乎陳言之務去一也其爲用功深爲當世所共怪一也其推尊司馬遷劉向賈誼董仲舒者得其雄深渾健古質而幽遠非若王李之推司馬遷劉向得其皮毛剽竊塗抹使十歲豎子皆能贅其辭竊其字而遂謂之修辭也然則兄之所示乃弟之所以尊韓歐卑王李耳弟之所謂陳言兄以爲修辭可乎弟以古質尊史漢兄以浮華尊史漢可乎若夫篇不擇句句不選字餽餽而出之則王李是已古之人未有也卽學韓歐者亦未之有也至於以平淡爲非則兄悞矣

夫平淡古質不爲浮華者古文之別稱也兄知古文之所以名乎今之時以碑銘序記傳爲古文對八股時藝而言耳古人未有八股時文所稱古文者安在如以碑銘序記爲古則韓歐有之王楊盧駱輩皆有之歐陽公得舊本韓文乃始知爲古文其序蘇子美日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乃在其後蓋昔人以東漢末至唐初偶排摘裂填事粉澤鮮麗整齊之文爲時文而反是者爲古文譬之古物器其艷質必不如今此古文之所爲名也若以辭華爲古則韓之先爲六朝歐公之先有五代皆稱古文矣今之王李其文無法其句甚鮮其究也甚腐吾嘗取其稿觀之揜卷而觀其題輒能測其中所用官名所用地志所起所收若何什不爽一後生小子

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後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鮮華濃麗。絢爛奪目。細按之一腐套耳。兄以爲時文乎。古文乎。韓歐復生。憂憂乎。陳言之務去。必自王李兩人始。世間聰明學問不多。得兄高視闊步。柰何。一以輓近自安。如斯也。至於以山水平遠。衢術坦直爲文之極者。弟何嘗有此語。得無見拙刻中有平遠堂社序而舉其一說。以相難乎。此因題發義。且爲近日作時文詭僻者論耳。非論古人也。然卽就兄論究之。則山之巉險。壁立。繩而度。棧而行。水之怒濤。飛沫。此惟一氣爲萬物母者。能之。蓋元氣磅礴。隨物賦形。東坡所謂非平淡也。絢爛之極也。此豈崇飾句字所能得。又況乎古所謂辭者。非崇飾句字之所盡乎。元

美晚而自傷。其文稍進。而兄與人中必言其不然。恐元美有靈。亦不以二兄爲知己也。此不必細辨。獨人中爲兄所愛。兄宜教之。誨之。抑之。抑之。使其氣靜而心細。無徒如泛交者。一呼百喏也。

此與荅人中書互爲發明。古文之學。思過半矣。○自王李沒而天下之言詩文者。推轂王李。景陵起而爭之。天下病王李之詩者。半宗王李者。自若也。東鄉起而爭王李之文。宗王李者。自若然。而知王李之文之病者。亦半也。嗟乎。甚矣王李之入人深也。

寄陳大士書

聞兄高捷郡城謹噪弟嘗謂天下無功不報計兄之功在天
下而兄之罪亦半在天下然其爲罪乃由同志剽竊優孟非
兄之罪也故造物者終略兄之罪而報兄之功此後弟謂一
科名不足爲兄重借科名以風示後學使天下人人見孔孟
之精神使後代以太祖高皇帝之制爲不可易從此表章庚
續使天下知兄初時風示同志以古學之初心何如其後中
變滑易開裂蹊徑者何如今日天下人心風俗沿流失源訛
魯爲魚者何如一則發揮舊學一則懺悔小過則造物所以
報兄者當以不朽文章壽兄又將以讀書種子之報報兩公
郎也四家一出腸胃空疎不識大義者朝秦暮楚彼此交構

弟謂吾輩肝腸意氣論交自論交論文自論文今大力刻髮
 年四莖以弟爲讐爲險若弟則清夜自思上矢天日但知大
 力之爲兄爲友不自揣其讐險者何在也卽一二批駁弟亦
 但知文章當爲孔爲孟爲程朱耳亦不知其爲章大力之女
 也向嘗恨大力不讀書兄頗不然弟言今觀此舉豈讀書人
 所爲邪弟初十後登舟北行計此時兄方人事匆匆然弟嘗
 謂我輩精神從忙裏錯亂一切交游意氣動引古人及至利
 害切身俱無所用之弟輩所屈指浮慕終日郵牘終日皈依
 者似平康院中名姬各士之苦如此招客逢人學士逢人朝奉耳半生爲此
 輩忙去精神未嘗收斂到裏以兄之名當榮捷之日其光景
 必不減於前所云者幸以弟言慎持之許人一序文如許兒

女與人婚聘贊人一字如贊周孔卽座師公祖父母之前亦
 宜語言持重端詳會記柳文有云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孔
 之今而去我道連而謁於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
 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
 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每讀此語通身汗下吾輩終日爲人
 作序讚嘆終日見先達縉紳兩臺司道當其面謏鞠躬每事
 稱善何異於此兄終身用弟言終身快暢無懊惱耳五載不
 入南昌不知諸老友尚有憐弟倔強者否聞大力刻髮年莖
 大半出自南吉諸公聳涌若兄見諸公及有字通大力乞爲
 弟轉達曰艾千子之學問文章遠不及章大力但其不及之
 分不過如章大力之不及孔孟而止章大力作爲時文誹謗

孔孟則諸友和之讚之恬然不以爲怪艾千子批駁時文稍稱爲大力忠告爲孔孟昭雪則卷議郵書相與張惶怪駭是章大力勝於孔孟也附上數語乞徧告相知者爲禱
論交是論交論文是論文此老真摯可念今人論文泛泛故論交亦泛泛耳夫泛泛之人亦烏知交與文哉

與年侄溫伯芳論大家書

兩日奔走未及報命承詢大家猶之諺云人至三百武藝皆全也今夫鄉村之富民家有菽粟有金銀而無珠寶無古玩無法書奇畫此不可以言大家必如冠蓋仕族族人衆不惟有科第人文又有道德忠義又有方術伎學之人又有膂力拳勇之人下至作奸犯科出鬼沒神之人無所不有此所謂大家也文章大家亦復無所不有方爲大家古文中惟歐公是當之歐公有史記文有韓文有柳文又有六朝鮮藻文而亦自具宋時同時之文如蘇如王如李綱奏議皆若於歐集先見之此所以爲大家諸史中惟史記可稱大家史記有極簡老文有極波瀾浩渺文有極整齊嚴核文又有極疎節

閱目文有恢諧謹嘖文、又有極詞嚴義正之文、此所謂大家也、時文亦然、時文惟守溪先生無所不有、次則震川荆川有歐有曾、有蘇有極簡老文字、又有極輕婉文字、有高文典冊、又有曲折疏宕、然此非可語於今日之人也、年徑就其所近、而為之、既專、既力、門戶完好、優游恢廓、泛及所長、以漸及所短、然後無所不有、然抑難矣、惟神留誌之、謹備述以對、

一結教人入門極得法

再與周介生論文書

六月杪從陳元夫接兄臘月二十六日手札、乃知弟三度寄凡書皆未達、而兄首賜弟書、亦為人浮沉、元夫所傳、則弟拜尊教之始也、嗣從南京書舖廊舍親、又拜兄長牘、併沈飛仲書、旬日之中、兩捧瑤函、喜極而舞、嗟乎海內執詞盟者、不過數人、與兄對譚、猶敢含糊不盡乎、弟前書中、大約謂海內今日尊崇大士大力者、更不知其渾古高朴師法六經秦漢者、何在、而僅撫拾其一二、輔嗣子玄、幽渺詭俊之談、相與雕琢模糊、甚至學繁露者、竟以杜撰為繁露、習郭註者、竟以杜撰為郭註、稍進者、亦僅晉心句字、使其俊詭、而先秦西漢高古拙淡之氣、亡矣、使人寬大士大力為晉魏抄手、猶可言也、使

人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爲六朝之卑弱纖俊軟靡巧儷之
文向時韓歐大家所擲棄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爲著龜
又見之制舉業則文氣之卑乃自吾輩始之兄以爲此罪將
安歸乎善乎兄之言曰世之將治其文多仁孝忠厚之言世
之將亂其文多陰謀詭故之譚此語非特謗吾輩者不知卽
尊奉吾輩者亦不知也再論風氣之遷有極有漸極者勢之
所畏而漸者機之所當預防兄以爲今日猶漸而未極乎向
者學我而死尚在草澤今皆在三百進賢冠矣取鼻祖之形
而傳之日傳一紙十失其五日傳十紙非復吾祖矣鼻祖之
形如故也非吾祖而以爲祖子孫之罪也不責其子孫而特
罪其祖曰是其形固多變也有甘受其獄者乎承示經翼一

選宜早行之第當極揚其旨使我輩之文與三代同風卽弟
有文定文待二選不可以弟故而滯兄之傳蓋弟選意在存
一代之文使人得觀制執中後先升降之變兄以經翼題篇
宜簡核而精志在存經不在備選也接兄札又喜兄爲我賈
得沈飛仲此書第久爲人所詒羈閣三年有飛仲弟事畢矣
至於兄所謂更有進焉者此事大有商量不知兄所掄經子
史三集已成書否弟已手訂秦漢以來至元文爲歷代詩文
選又訂國朝諸公爲皇明古文定矣所恨波神如我半爲所
壞今將復理舟中所失恨匆匆無暇遠遊與兄面訂然弟則
謂古文一道今時士子半爲時集所昧封閉塵腐無出頭之
日雖日告之以先王仁義禮樂之旨無奈其虛氣所至不能

復知妍媸之所在。弟意嘗謂告人以古文人必不能盡知千
古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之神者。獨
一歐公。歐公之文。每提耳而命之。人不知也。况欲其遍讀古
人之書。而知好乎。弟於歷代詩文及皇明古文。定二書外。又
有文勦文妖。文腐文寃。文戲五書。以爲正告人。以古人不能
知取文之無當者告之。則人知避矣。人人知避。必發憤讀書。
讀書然後知古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爲浮華補綴無根
本之言矣。文勦者。弟嘗笑謂左國史漢爲人生吞活剝。固其
當然。然竟不顧義類之所安。往往出自大老。稍舉一二太史
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蓋相去千年。疑其人之
有無也。每見空峒鳳洲爲人作誌銘。輒曰。蓋聞嘉靖年間有

某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疑詞邪。先漢兵農婚喪大費。皆
取給馮翊。扶風京兆。今朝廷大事。戶工二部實爲之。於大興
宛平無與也。輒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不可乎。十行之中
非左國史漢不道。我朝一代官名一部郡縣。爲數公改換。後
世竟不知有順天應天知府知縣矣。此文勦也。而太倉歷下
之文爲多。文腐則古之客難解嘲。賓戲七啓七發之類。而今
時尤衆。每笑謂友人京山李本寧爲人作詩序。輒就其人姓
氏起首。使此公作我姓文。人詩序必當筆窘矣。凡此真文腐
也。文妖則以楊子太玄爲首。而近日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辭。
及他同類者附之。與夫毀謗孔孟之人。皆在焉。文寃則諸家
墓誌。蓋美飾非。顛倒朝政。相爲賢不肖之論也。以文爲戲。坡

公不免作俑而袁中郎爲甚今皆類成一部五種出而後天下知古人矣恨不時同兄面商也後場選願兄止之我明之傳傳在前場耳論敷衍排比惟恐不多兄以爲古有此體乎表濃麗而絕無疎淡流水之致策取分柱立比兄以爲古有此體乎至於人文聚二選則願兄以割愛爲主割愛之意與經翼相輔而行不然猶恐以吾輩爲口實也兄選領訖獨兄所評拙稿弟並無一冊今又檢來書不見有便再寄一快胸中如積不覺媿媿想兄讀之當我兩人一夕佳話也

文勦以下五書恨不傳然大旨已可見矣明文實有此弊留心此道者當知之

題跋

題劉士雲近稿

天地之氣其在春夏雖蒸發蔚蒼而物之能自見其天者寡矣至於秋冬然後寥廓而氣清水潦縮而源泉見爲文者亦然使爲文者有春夏而無秋冬則學者豈能自見其天也哉士雲曩昔爲文雖高古奇奧而猶疑乎其專屬之乎春夏近乃一以簡淡爲宗所謂風霜高潔刻路清秀者非邪雖然秋冬之象人知其淡而不知其幽遠靜深惜乎人之紛雜於春夏之氣而不之見也

只二百許字已七曲八曲如此武夷山山溪窈折只二十里內外平沙千里縱遠何用

跋余孝子表揚錄後

環郡城之郭而居者不下十萬戶呼十萬戶之人而叱之曰爾不孝則人莫不以爲狂呼十萬戶之人而尊之日爾孝子也則人人莫不汗顏縮舌而不敢應者嗚呼爲孝子與爲不孝子其道非可以中立也詰歎得妙令人愧首不孝子之少宜乎爲孝子之多也我知之矣爲孝子者其事人人得而爲也則人人免于不孝矣乃若爲人所常爲而信於親孚於友達於郡縣藩臬之長赫然而旌其門爲天子之俞旨如吾濱溪公者無他物服其誠而已爲其至常而效其至異受天下之美名重典而十萬戶之人莫不以爲宜蓋天下事在疑似之際雖賢者不免於擬議若良金美玉則不待辨物者而後定此公之孝也則雖

多言如予豈能加毫末於公雖然予為古文二十年天下之士多見於予文而獨不得孝子而述之則予文將待公而重且公有孫吉生明生博學積文以大公之傳則公孝思其有已哉

此與昌黎對出入昌黎不許其立異此文與其至常皆關係至性文字故日出入也

贊

家藏孔夫子像贊

夫子之生距今三千年其像之真偽不可知然以其為夫子之像也從而贊之贊者贊其德而已矣夫子常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夫子不能名堯之大而學者欲以數言盡夫子之德不亦愚乎曾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斯言也微獨後世數千年能言之士所不能及即當時宰我子貢有若三人者其言皆不能及也子思得曾子之傳者也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斯其言高深廣大矣然猶不若

此人瞞味不得

會子數語直指聖人心體潔淨光輝得其要而言之也今學者於夫子皆欲以數言盡夫子之德不知其言果有以加於會子歟抑猶在宰我子貢有若三人下也三人者所不能得而謂學者能得之乎無已則贊其像而已矣三千年而學者應真偽不可知句欲摹其像不又迂乎予家藏有夫子像新其縑素而為之贊贊曰論語三言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又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又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嗚呼是三言者其吾夫子之像耶贊耶而學者之所不能加耶

像不可知德不可言一篇愒悅神理

疏

為僧募白衣大士像

予至武陵寓大善僧舍主僧覺初方募建白衣大士像為衆生祈胤嗣者致禱祝焉而屬予弁其簡端予前後為僧徒作諸佛募緣碑記之文以數十計而大士居其半大士聞修空覺之旨予不能舉以示人強人以不知而僅舉其感應靈異之迹若現聲於唐太宗之食鷄子現像於唐文宗之食蛤蜊者以告四方之人而未嘗及白衣大士使世之無子而求有子求有子而又求福德智慧之子者無所緣而動而又未嘗大旨便與人殊發明其的然之理合於吾聖賢者則吾於大士之文尚有所闕方思補其未備而不能不動念於覺初之請也雖然僧伽

靈異之迹其他固不可思議至於無子而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又予以福德智慧之子則吾嘗竊疑之以彼其道既已棄妻子婚宦不事則宜一切以其法繩天下顧不獨不以其法繩人而且為衆生遂子姓之樂況嗣續之事起於男女牝牡之欲此宜清淨寂滅者所視為穢濁鄙褻而彼且默相其間何為者則嘗概疑之以為稗談所載傳聞所述凡無子而有子指為大士者一切皆偽而予一二友人則又確有明徵如極峰熊君雲將李君兩君皆今世偉人其言應不妄極峰未舉子時奉白衣觀音唯謹一夕夢大士乘流至其家次日遊河壩見羣兒澡浴水濱有浮菱聚流而下羣兒取菱去其覆因大呼曰得一菩薩矣取視之白衣像也像高尺餘木理

堅重與菱並浮又與夢符因建菴以覆之自是連舉三丈夫子事詳極峰所自為記雲將李君者大司馬克齋公之孫中丞見羅先生之從子也其室人以不宜子奉持白衣經一夕夢大士送子指其傍一妾授之雲將家多姬媵他有所寵愛其室人欲私試之秘其夢不以語雲將既而有娠則大士夢中所授者也兩君皆今世偉人不為綺語以惑衆而予又得之兩君所親授非若稗談傳聞之謬以大士靈異之迹合之大士所為棄妻子婚宦清淨寂滅之教而有所不得蓋嘗思之西方之所謂僧伽即吾中國之所謂聖賢也夫天下豈有漸漸說入矣情外之聖賢哉無子而求有子有子而求福德智慧之子此大聖大賢與庸衆之所同若無子而不必有子有子而不必

其為良子此其人必禽獸虺蛇其心而後可且不獨此也自
忽發此關係之論得未嘗有
 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庶各守其業而後天下治天子有賢子
 以守其天下諸侯有賢子以守其國卿大夫士庶有賢子以
 守其家農工商賈有賢子以世其高曾之事則雖禮樂刑政
 三代所恃以為治者皆可懸而不用使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庶無子以守其天下國家即有子而皆昏庸暴虐奸鄙樂禍
 之人則天下之亂且從茲而起殺奪爭鬪之慘有不可勝言
 者豈復有世道哉嗚呼使人人皆有賢子則夏商之後無桀
 紂周之後無幽厲天下不改而為春秋戰國生民之免於塗
 炭者其福德可勝量乎彼以丹朱商均為子者幸而其時有
 聖人焉可以托天下又幸而其時去古未遠可以破世及之

例而付之天下不然吾見二聖人者感感皇皇亦安能怡然
 於升遐殂落之日以功名終哉然則大士之寂滅清淨而不
 廢人道之感者亦以綱維世道而已矣抑是說也不始於僧
離合之妙筆有風雨
 伽月令之記曰玄鳥至至之日以大半祀于高禩而史記世
 家亦有禱尼山而生夫子之說至于姜嫄簡狄感生靈異雖
 大儒不以為非當是時佛之說未行於中國也秦漢以來三
 代之典既廢無復有玄鳥高禩山川禱祀之禮而佛老之書
 遍天下則此以誠感彼以誠應亦事勢之必然何足怪哉故
 予既舉大士靈異之迹得之親授者以告人而又舉其合吾
 聖賢之道者如此覺初持吾說以募武陵當有踴躍捐施而
 為之先者矣雖然大士以三十二應徧諸國土則夫無子而

予人以子予人以子而并予人以福德智慧之子者特其毫末予於他文固已論之詳矣

援墨入儒真非非想矣人日為人父者不可不聞此言余日為人子者尤不可不聞此言

募建延壽寺疏

延壽院僧以其寺燬而從予乞募文以新之予先後為僧徒募化之文將以百計至於施予削奪人事之當然則未嘗言之以為據非其有者之戒是予於佛徒之文猶有所未備也予猶憶童穉時聞延壽之為寺金碧宏麗僧徒繁庶蓋洪永、久、如、此、間曾以予遠祖宋紹興年所施產改附焉雖中更於嘉靖之季而吾族父老往往能言之及予弱冠入郡城謁友人於其僧舍則頽垣敗拱官庭不半畝其南數武即臨川官廨之園亭問其故則曰是嘗為世家所侵奪僦而寓乎此也又數年予與友人周行郡治之東北見有卑樓數椽與民居雜無宮樓疑寢之麗而顏其扁曰延壽問其故則曰令桐城涓水劉

公廣其私，解逐而遷乎此也。今者辛酉之災，闔城半毀，鐘鳴鼎食之家，下逮販夫販婦，一塵之官，隨其大小，力未有能舉者，而是寺之建，則已先志而後之。二十年中，屢廢屢遷，辟若周之赧王，東西奔竄，而其名號猶足以自存，此豈因果報應之說，足以感動人心哉？如其所以感人者，徒取必於報應之說，則世固有血氣強悍之夫，與闢邪守正之儒，無佛而蔑鬼者，何以壓服其口，嗟夫！是未嘗以人事之當然者告之也。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非其有而輕以與人，非其有而據之，君子皆以為不義。今天下之室廬基址，與履畝之稅，其隸於版圖者，有官有民，有僧道，民之常業，皆其自力與祖父之所遺，故聽其授受而無嫌。至於僧道之常業，則有異矣。非其自

力，非其祖父之所遺也。卽其承襲，遠自唐宋，然而昔固有施之者矣。若是則施者之所有也。施者捐所有以食二氏之徒。二氏之徒能居且食之，而不能有之，為二氏之徒而輕以與人，非二氏之徒而據其所有，則血氣強悍者將格於理之不可而闢邪守正者亦必顧名而思義。昔太祖始定天下，十有五年，庶事草創而詔語叮嚀，則已嚴僧道常住私相質賣之律。堂堂聖祖神武天縱，豈以佞佛為重輕亦謂夫非其有而據之者，固義之所得而正法之所得而稽也。義之所得而正法之所得而稽，則不必身受其奪而旁觀者皆若有憤惋不平，踴躍而思佐其興，無怪乎是寺之屢廢屢遷也。寺僧其持子言以往而告諸檀施，曰是寺也，世家之所不能奪，酷吏之

儒冠冕

所不能逐而祝融回祿之所不能廢也薛徵於人宋徵於鬼
春秋辨之若予之言庶乎無譏矣

佛家以慈悲為鎧仗儒者以禮義為干櫓子韶曰始知一
貫兩個五百○看他炤應細密處

為僧募鑄銅佛疏

都是客

取土取木取金取繪采肖人像而祀之以為神起於佛氏之
教乎曰有之然而不盡然也佛自東漢始入中國東漢之先
固已像人而祀之也前史稱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則西漢有
之矣文翁為蜀守刻石為賓主像以教民行古鄉飲酒禮之
法則漢儒有之矣長人見狄道銷天下兵器鑄為金人十二
則秦有之矣宋偃王為無道鑄十二諸侯之像使侍屏匿則
戰國有之矣堊之有芻靈也此像人之始也祭之有尸也此
像人而祀之之始也故曰肖人像而祀之以為神不自佛氏
始也然則佛之言曰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名邪道有
是說乎曰有之然而不盡然也堊欲速朽喪欲速貧雖孔子

之言亦有爲乎言之也。有爲乎言之。枉而矯之之意也。矯枉而過焉。則又枉矣。且今之爲禪者。大半非古制矣。古行乞以食。今有額田矣。古露宿山居。以其身食蚊蚋蛇虎。以爲苦修。今廣廈邃室矣。古西來意。不立文字。今始而旁行梵書。繼而金經大函。近則改而儒書類冊。可篋而盡。可挾而徙。幾全藏矣。數者古無之。而不古。是沿像教。古有之。而必不古。是沿何也。迎恩庵。舊有土佛像。庵僧妙嚴。以爲不足以集事。而轉募於郡城。將請於邑侯趙公。給符篆以往。而徵予言。以弁其端。而予爲言像教之始。矯枉之意如此。是亦可以告諸君子矣。此種鉗錘老婆心。切無如以肉眼見如來者多也。

募修文昌帝君閣疏

縣治之南有閣巍然屹立。午道者爲太平閣。閣之東尊創而未飾者。爲文昌閣。當岷源劉公。令東鄉時。德洽政孚。邦之士民。醵金而建之。以爲祀公之所。然以公方蒞茲土也。法不當有祀。故姑以浮屠老子之說寄焉。其後公以循良高第入爲戶部主事。又六年出爲廣西之桂林知府。而文昌之後。猶未告成。友人吳士衡王孔丞與予。皆公所獎拔士也。謂是後不可以不竣。乃糾合二三同志。首事募施。而授簡於予。使弁其端考之。天官書及漢晉二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然則六星無所不統。非獨以文而已也。及觀王氏見聞諸書。則

謂帝君十七世爲士大夫至西晉未生於越嶲張氏始跨白
驢而仙掌司文昌之籍而棲其神於蜀之梓潼夫斗爲帝車
運乎中央而文昌六星居其斗柄自開闢已然初無待於人
之祀以司之况自周迄晉凡二千年豈生民之初經歷世數
必虛其職以至於晉而後專屬之帝君邪抑帝君文武忠孝
實鍾文昌之精若所謂嶽降申生者不然則英秀奇麗之氣
死而不朽上比列星若傳說之騎箕尾皆未可知也乃今之
祀則又有異者羣邑之士民取有德之令長而尸祝之而上
及於帝君不已誣乎雖然郊禋宗祀必有其配若后稷之於
天文王之於上帝是也公以涪州名士出仕茲土其鄉邦皆
帝君所生所治所警所報所棲神之土疑必有夙種其間而

其功德著於吾邑者釋冤滯釐部解有奮不顧身之義蓋嘗
欲改輕齎以逸山民設驛使以休郵傳雖爲當事者所沮然
義勇形於色而心勞吾邑者周且至矣且所謂文者非翰墨
藻繪而已懷柔萬民德及遐邇休之以文定之以武斯義也
帝君幽則用之雪山矣明則用之清河矣卽其化蛇裂石摧
壓五丁糜身以保全蜀之人其義勇有相類者夫不勇則不
能仁而仁故能勇是公與帝君所以配也然予猶有造於此
夫物之無遺鑑者至於神而止矣羣天下億萬之士三歲而
取其什伯之一以貢於禮部禮部又取天下之士擇其什之
一而爲三百人宜其爲帝君所祐者必材且賢其所不祐者
必庸且不肖然空疎庸腐與淫穢惡戾之人往往紆青紫登

仕進而高材積學修潔自喜者令其老死困頓而不得沾縣
 官之祿卽或遇矣又遲之桑榆使不得及其鋒而用之以有
 爲於天下豈帝君之神偶不察與抑世固有樂醜惡正如釋
 氏所稱諂詐無行誼者之神以爲是人之奧而不盡出於帝
 君與抑帝君之側有竊弄其柄若世所繪暗者聾者與控轡
 之武夫眯目昏衷錯亂帝君之文衡而使是人得冒濫以進
 與乃人則異是凡今之高材積學屢擯而後遇者則人必曰
 是人也常擯於某擯於某幸而遇某先生之識鑒而始見其
 奇也故雖以英之不肖而公固嘗憫其屠龍之技而收之勞
 薪之餘然則人者固贊神之所不及矣持是說而募文昌之
 閣不已左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材者必售而庸者必黜

則鬼神何所呈其巧而人將盡釋其冥漠茫昧之思而力於
正○是○自○家○傾○吐
 所學豈復有聽於神者哉不取必於人而取必於神然後良
 楷美惡可以並進然後材者歸其數於天而不材者亦將貪
 覬愚痴繳幸於不可知之地誠持吾說而告之以帝君之靈
 雖智愚賢否靡求弗獲不必盡責其所學則領儲而應者惟
 恐後也既以是募邑人而又西望梓潼稽首嵩呼自茲以往
 不敢望帝君分別賢不肖蓋改包荒之度而但哀憫下土材
 臣使得與庸庸之夫並驅天路且帝君亦將以此上報我憲
 宗純皇帝褒封之典爲國家收養士之福而下以慰士子之
 心也

是閣爲劉令君而設故有人而左神然以發舒其抑鬱不

平之氣則劉與神皆客也

白城寺募建文昌帝君像疏

予以戊午之春常爲帝君作疏以募邑人大約謂斗魁戴匡
六星曰文昌官者出於甘石星經史漢天官之書其懸象著
明自開闢已然而世所傳文昌司錄之神則特出於東晉之
越篇張氏以上天垂象而待千百億年後之人以司之其事
已不倫又海內賢而才者未必售不才者往往登賢書制科
欲帝君分別賢不肖稍改其平昔包荒之度爲國家收得人
之盛而帝君之神未有以應我也今吾里寺僧復欲建帝君
之像與釋迦合宮而祀以爲吾鄉士子致祝祈且將俟其售
於主司者而美報焉予重拂其意而再爲之言曰嗚呼鬼神
之廢興豈鬼神自爲之人實爲之而已三代而上士之列於

朝者自公卿大夫世祿之家而外則皆間師黨族所朝夕察其德行道藝而升之司徒者也士生其間有不善未嘗不知有一善未嘗不知有一長者未有不列于朝而諸侯又每歲貢士于天子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一不貢則黜爵再不貢則削地其所以取士之詳及賞罰之具如此士修其身明其學以待上之所舉是非明而公道著士知其由於人而不由於神當此時雖有文昌之神亦且泯泯心仙翮伏於丘墟灌莽之間與夫癘疫狐祥無所憑依之鬼纍棲伶俚罔所求食亦安能竊明王之柄以進退天下之士乎老子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殆謂是與後世取士之法不詳而進賢蔽賢之科其所以賞罰之者不具又

幾于伏公之微

不幸而取士之塗一稟於文上之人君於其良楛美惡之辨若東西易位而不知而所為有司者未必皆才甚者唐以詩賦取士而李杜詩豪不登進士之科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數黜於有司至於今日則輿論之所推或為主司之所斥闈中之所賞或為彈章之所駁司文衡者如盲賈徵聚腐折朽蠹克溢軼積雖有精良者遇而雜收之非擇而見之也是非之塗紛然而不一士子無所稟程則相率而求其故曰是殆有神司之乎然則帝君之神崇隆喧赫其廟貌象設與孔子佛老等亦事勢之必然也嗚呼鬼神之廢興豈不以人與昔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顓頊繼之乃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

命重黎之後使掌之然後絕地天通今將使矯誣妖誕之說
 不與非必明王復作如顓頊帝堯之君而後可也又、歸、重、得一、良、主、
 司足矣一、句、主司不必皆良則雖積學高才之士不能自信其業
 不能自信其業則相惑而祈求於帝君之前非卓然於禍福
 之際者不能免此然則文昌六星懸象於天地之初未聞有
 燔柴告虔若王官夜明幽雩之禮而必待數千萬年至於東
 晉張氏之仙始司其錄而使海內之士求繫援焉其以是也
 夫嗟夫吾里之山川孕闕鬱伏於今殆百年豈皆無冥助與
 嗚呼予不幸而不生有道之世不能使其鬼不神而且冀夫
 鬼之果神焉以能造福於予也而復以其矯誣妖誕者以代
 寺僧之言而告吾友人亦藝世之意也

歸罪冬烘先生義猶易見推本三代立法之善則更煌煌
 大篇矣

爲僧募米之匡廬疏

匡廬佛宮之勝甲於豫章然以其可宮不可田故山僧常仰
四方之食而四方之僧適是山者必具舟齋糧飯僧以爲敬
此謝僧之所爲募乞也予告之曰今天下多事士大夫疲於
議論將帥疲於兵捐軀與饋事之臣駢首封疆而百姓尤苦
於征賦北方有警則潯陽吾豫章重鎮也無潯陽則無豫章
士大夫東西行適是山者不復爲樂天之草堂李渤之景星
而行且爲沿江制置之地汝之齋糧而往也爲我問曰江州
之爲郡邑爲節鎮者復有如宋均岳武穆其人乎則雖重繭
百舍稽首西方祐我名臣作鎮潯陽將袁臨吉撫洪瑞數州
之民實賴以安枕而況出其升斗豆區三餐一飯之餘以餉

茲山之僧固其所樂也

不說完妙○古人嘗云以飯僧之費飯兵可以足餉意亦

本此

道光丙戌三月三十日之及閱記

律